

兩次大戰中美國與西歐關係

張 貴 永

美、加兩國藏有關於兩次大戰期間英美外交政策的資料，異常豐富，英美二國由於國情迥異，在外交政策的發展上，就有迥然不同的現象。大致可以說：在美國方面，它是受制於美國外交政策上所考慮到的三個主題的交互作用，就是太平洋的控制權，大陸主義 (Continentalism)，及歐洲的領導地位。在英國方面也有類似的交互作用，可稱之為大西洋主義 (Atlanticism)，帝國孤立主義 (Imperial Isolationism)，和世界領導權，每一方面都有它們特殊的發展步驟——退出或是捲入兩次大戰間的二次世界政治舞台上——西歐 (包括西地中海) 與遠東。

茲先簡釋這些詞語：(一) 太平洋的控制權，使美國牽入所謂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維持和促進中國的完整，以及抑制日本勢力的擴展，其結果是要維持第一位海軍力量。(二) 大陸主義是孤立主義的最純粹形式，對美洲大陸以外的任何事件概不干涉。(三) 歐洲領導地位的政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那些年頭，需要略加解釋，那時通常認為是孤立主義在美國政策最佔優勢的年頭。但也是美國對好些問題如賠償、安全及裁軍等予以相當干涉的時期。如在美國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 與純大陸主義 (Pure Continentalism) 之間劃一謹嚴的區分，這種矛盾就能解決了，因前者不願接受歐洲事件的承諾，而後者根本反對捲入歐洲的任何事件。柯立芝與凱洛格及胡佛與史汀生所企圖建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或許可以叫做「道德的」行動，但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動機與這樣的領導地位和選舉以及美國理想主義者的壓力與活動有密切聯繫。

在英國方面，所謂大西洋主義的名詞，是用以包括所有那些想用英美的結合來維持世界霸權的人 (這種命題仍能引誘英國的權威人士)。我們應注意大西洋主義者有時把這種霸權當做英國孤立主義

的類型 (兩次大戰間圓桌會議的政治家確是如此看法)，有時也把這種霸權當做聯合介入世界事件。世界領導權的政策常常惹起和美國衝突與誤會，又總是牽連到歐洲事件的政治干涉。帝國孤立主義的政策自然有拒絕承受歐洲約束的含義，且儘可能的避免介入歐洲事件，至少，萊因河以東的任何事件。我們也應該注意凡是受了挫折的大西洋主義者通常就退到帝國孤立主義，不願與厭惡歐洲事件成爲一種方式的特徵，其顯著猶如美國最道地的孤立主義者一樣。參議員波拉 (Borah) 和強生 (Hiram Johnson) 的主張最爲顯著，英國上議院議員羅森 (Lord Lothian) 亦相類似。

如用美國總統或國務卿及英國首相，或外相的名字爲外交趨勢中的重要人物，我們能有系統地列出這種相互作用。

列表如後：

一九一七——一九威爾遜總統——歐洲的領導地位	一九一七——二二勞合喬治——世界的領導權
一九一九——二〇威爾遜總統患病期間	
一九二一——二五休士國務卿——太平洋的控制權	一九二二——二三寇松外相——世界的領導權
	一九二三麥唐納首相——世界的領導權
一九二五——二九凱洛格國務卿——大陸主義 (帶有歐洲領導)	一九二四——二九奧斯頓張伯倫外相——世界的領導權

大... 世界... 霸權... 資源... 大... 用... 於... 虛... 實... 問題

用英美的結合來維持世界霸權的人（這種命題仍能引誘英國的精英人士）。我們應注意大西洋主義者有時把這種霸權當做英國孤立主義

——大陸主義（帶有歐洲領導

相——世界的領導權

地位的傾向）

一九二九—三三胡佛總統與史汀

一九二九—三四麥唐納首相

生國務卿——歐洲領導地位

大西洋主義

一九三三—三九羅斯福總統——

一九三四—包爾溫首相——世界

大陸主義（帶有對太平洋的

領導權（帶有帝國孤立主義

強烈傾向）

的強烈傾向）

一九三八—三九張伯倫首相

與前相同而更甚

這種粗略圖解的研究，顯示出英國外交政策三個主要時期：（一）英國在兩次勞合喬治聯合政府和外相奧斯頓張伯倫及麥唐納的第一次工黨政府之下，捲入歐洲事件最高度的時期；（二）麥唐納的第二次工黨政府及其最初三年半全國聯合政府的時期；（三）經過西門、賀爾、艾登、哈里法克斯諸外相，和「平庸主義」的包爾溫首相，以及堅信英國在面對所負任務上的弱點的張伯倫首相，因而導致悲慘的綏靖政策的時期。

不過，爲了本文目的，至少就第一時期而言，又可細分爲三個較詳細的部份：○第一次大戰與和會時期；○太平洋上衝突的發端，直到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一九二四——二九年英美關係不協調的時期，這是由於凱洛格渴望歐洲領導權，致使在一九二七年的裁軍會議及一九二八年英法妥協而與英國起直接的衝突，他的大陸主義使英國於一九二六年在中國對國民革命的民族主義不能不首當其衝。其餘兩段時期，在美國外交政策上與其相當的英國時期有些重複，雖足以引起研究興趣，却無再分的足夠理由。關於這兩組題目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解釋。美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與英國的世界領導權之間總是充滿着危險。美國的大陸主義與英國的帝國孤立主義，因兩國內各有一種反孤立主義者的論調存在，遂減少衝突機會至最低限度。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控制權看來似乎可能與英國的世界領導權發生衝突；但事實不然，一部份因爲英國遠東政策的目的能適應美國去扮演領袖的願望，一部份因爲英國從

來不能以她充作世界霸權的僅有的有限資源，大量用之於遠東問題身上。英國的大西洋主義在極端激怒美國大陸主義者及孤立主義者時，若否認其基本原則時，將不會接受美國任何主義的直接衝突；不過，它實在祇能與一種主義合作——美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可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鼓吹大西洋主義的人們獲得勞合喬治第一、二次聯合政府中過半數閣員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爾福（Lord Balfour）、塞西斯（Lord Robert Cecil），及較後的費潤李（Lord Lee of Fareham）。他們在以後整個時期中一直和政府當局以及情報中心保持接觸。

美國的豐富資料可以用來研究英國在戰爭期間外交首領的決策，至少有一部份，是受到鼓吹美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及英國大西洋主義握有實際權力的人們的影響。這是研究兩國外交策略最重要的材料，不過在從事於公開研究美國私人文件以前，對於官方文件亦得加以注意。

照我個人的經驗，國務院的文件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都毫無阻礙地公開。此後國務院遂以過去所實施的極偶然的歸檔方法來處理。這種歸檔方法是把分類（機密）與未分類（普通）的文件都毫無區別地混在同樣的檔案箱中。實際上國務院史籍部的職員都非常熟悉公文資料，他們自己會注意所交給他們有關專門問題的未分類的公文資料。自然他們對美國公民態度的寬大遠勝於對外國學者，並且所詢問如果涉及美國政策，對其資料，極爲隨便。在這種區別上，我們就能感覺一種不甚自由的壓力。但國務院不像英國那樣，並不堅持檢查研究者的最後手稿，僅檢查他的筆記。

這些國務院文件既暴露，又迷人，且惱人。它們不像英國或德國的文件，都是缺少任何評論，旁註及標題，或甚至發行表。誰看過一封特別電報是無法察覺的，除非在那裏提交總統批閱的，或交與另一聯邦政府的單位，雖然這是不常見的。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好些內容可以從此瞭解。我們偶然會發現聯邦各部人員所擬的備忘錄，但有關它們所根據的證明文件則幾無跡象。當作決策者的態度和思想方針來看，它們並無幫助。因此我們必須轉到國務院檔案中一些私人信件，這些信件是美國國外職業外交官吏及其國務院內負

責人員所往來的。在國務院的檔案中，也有美國參加國際會議代表的報告，往往可以增加一部份知識。

在其他聯邦各部中，以海軍部爲例，就很歡迎外國學者去研閱他們本身的檔案，以及高級諮詢機關的海軍將領會議的檔案，直至一九三六年底，這兩種機密與非機密資料都可以採用。這以後的收藏尚有海軍顧問在各種裁軍會議中所記的每日紀錄，以及預先計劃提出那些會議的節略。

所有這些檔案都集中在華盛頓及其附近。在二次大戰期間的五位大總統——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胡佛與羅斯福，只有威爾遜與柯立芝的文件在國會圖書館中的原稿部。哈定總統的文件無法找到，胡佛總統的文件僅被幾個美國歷史家採用過，它們大部分都在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文件在其家鄉海德公園的羅斯福圖書館。在六位國務卿中間，藍辛，休士，和赫爾等文件都在國會圖書館，赫爾文件的採用須受國務院的管制。科爾比（威爾遜時代不聞名的國務卿）的文件找不到。史汀生的文件在耶魯大學的斯德林圖書館（Sterling Library），且易於研究，惟其引用須獲得許可。國務卿凱洛格的文件可在明尼蘇達省首府聖保爾的明尼蘇達歷史學會裏看到。此外還得加上但理爾茲（Josephus Daniels），鄧比（Edwin Denby），和威爾伯（Curtis Wilbur）三位海軍部長及海軍次長上校小羅斯福（Colonel Theodore Roosevelt Junior）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五年的文件，其中除鄧比的文件外都可利用於國會圖書館中。鄧比的文件在底特律。

此外，還有許多派駐英國的美國大使的文件。這些文件更爲分散。佩基（Walter Hines Page）的文件在哈佛的豪頓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賓維斯（John W. Davis）的文件在耶魯的斯德林圖書館。哈衛（Harvey）大使的文件在北卡羅來納州公爵大學（Duke University）的圖書館中。他的後任是凱洛格。豪頓大使的文件不能採用。道威斯特將軍（General Daves）的文件都在伊利諾州西北大學圖書館。賓漢（Bingham）和甘迺迪（Kennedy）兩大使的文件尚未利用。

在其他外交文件中，最爲重要的是一九二三年美國駐洛桑公使

，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助理國務卿，一九三二至四一年駐日本大使格魯（Joseph Grew）（哈佛豪頓圖書館），波克（Frank L. Polk）（耶魯斯德林圖書館），哈利遜（Leland Harrison）（國會圖書館），摩費（J. Pierpont Moffat）（哈佛豪頓圖書館）及福布茲（W. Cameron Forbes）（國會圖書館與豪頓圖書館）等的文件。一九二〇年代中，裁軍會議美國首席代表海軍大將瓊斯（Hilary Pollard Jones）的文件也應加以注意（國會圖書館中的海軍歷史基金會）。吉布生（Hugh Gibson）的文件在胡佛圖書館。

比這些史料更重要的，有耶魯斯德林圖書館所收藏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與國會圖書館所收藏賓維斯（Norman H. Davis）的文件。豪斯文件係一般學者時常採用的文件，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和會的史料來源未經公開以前，具有重要價值。現在各方面的檔案材料都能自由利用，但豪斯的文件仍然是主要線索，不僅因他在威爾遜時能有決定性的影響，並且也由於以後時期。豪斯以一個堅定親英者和熱烈鼓吹美國在歐洲領導地位的政治家，向來和英國主要的大西洋主義者保持密切聯繫。他的意見爲休士，史汀生和羅斯福所承受。他與羅森（Lord Lothian）定期通信。但較此尤爲重要的，他的文件收藏中含有英國在美國情報機關首腦威斯曼（Sir William Wiseman）的文件，他逐漸被豪斯和英國政府用爲威爾遜總統與英國內閣或至少內閣中大西洋主義者之間的一切重要聯絡的媒介人物。他轉而竭力使勞合喬治及其內閣對於一九一八年威爾遜思想的衝擊有所準備。由於英國駐美大使斯布林·萊斯（Sir Cecil Spring Rice）與威爾遜總統和藍辛國務卿二人之間所存在的惡劣關係，再由於他的繼任者瑞丁（Lord Reading）往往不在美國，以及威爾遜自己偏愛非正式情報系統，因此使威斯曼的重要性特別提高。威斯曼文份中含有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兩年英國外交部拍給他的海底電報。這裏蘊藏着有一九一七——一八年英國對蘇俄及西伯利亞政策的豐富資料，對於此種資料，即使英國國家檔案館嚴格執行五十年使用的規定，英國史家還得等候六、七年。賓維斯的文件並不如豪斯文件收藏的豐富。但這位銀行家、金融專家及和會席上美國代表團的過去團員，自一九三二至三七年在

胡佛與羅斯福總統時充任美國首席裁軍代表及有關英國問題專家。他像豪斯上校那樣是一個南方人，在服務以前，即與英國羅森（Lord Lothian）及阿斯特一家（Asters）發生最密切的友誼關係。以後他與麥唐納，西門爵士，艾頓及其英國外交部對手克萊琪（Sir Robert Craigie），又在一九三七年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時與賈德幹（Sir Alexander Cadogan）等建立了最深摯的相互信任的關係。尤其當英國大西洋主義受羅斯福總統的經濟上與政治上大陸主義的衝擊而趨於衰落的時期，他終能使緊張局勢下英美兩方面保持良好的關係；當時緊張的程度及其潛伏的危險性，更甚於那受了凱洛格與柯立芝的影響而導致一九二七—二八年的痛苦僵局。羅斯福總統在此時期對英國懷有疑心。赫爾國務卿未曾如此猜疑——賈維斯亦相同。倘無賈維斯及賓漢大使（Ambassador Bingham）向彼此兩邊苦心解釋，若非他們的瞭解和個人保證英國內閣首長們在那時外交事件上的真誠，英美關係的決裂恐怕難以避免，西方世界在當時（一九三四年）的危險，似更勝於一九二七年。在雙方於一九三七年失敗後，賈維斯先設法使張伯倫與羅斯福相會，後來對遠東有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最後他才能發動第一次英美參謀首長會議，於一九三八年正月商談對抗日本的聯合行動，由於這次接觸而產生A B C D會議的全部機構，決定使美國主要力量進向歐洲而不是太平洋，美國遂有再出現歐洲舞台的結果。內閣大臣與外部官員依照麥唐納所建立的榜樣，以極坦白的態度與賈維斯談論他們對歐洲與遠東的憂慮，並且當他不在時，則與賓漢大使及其副手阿塞頓（Ray Atherton）商談，而阿塞頓與羅斯福，賈

蔣總統著

蘇俄在中國 俄文版

布面精裝定價一九〇元

零售八折 機關公函七折

學生教授憑正式公函五折

敦煌書店

經售處：正中書局

經文書店

總經銷國際關係研究所

兩次大戰中美國與西歐關係

維斯和摩費等的通訊真是極其豐富而有意義的。

這些文件所包含的資料，在英國對和會的政策上，在華盛頓會議的時期，在第二次與第三次麥唐納內閣任期時，以及一九三七年後果上，具有特殊的價值。這些資料全部的發掘對英國政策的解釋至少能作兩方面的修正。第一，它顯示英國對國際聯盟充分支持的躊躇，並不如當時熱心聯盟人士所相信的那樣毫無根據。這種躊躇確實根據一種消息，就是美國對侵略國家的態度和措施——制裁與否——實際是不決定的，因制裁會妨礙美國商業。根據許多當時紀錄，談話和私人信件中所發現的判斷，這種躊躇一定完全相信有其根據的。第二，這些文件甚至透露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有關英國在遠東海軍和軍事上弱點的一種不斷的焦慮。我們在一九三三年發現包爾溫對賈維斯說過：「如果現在遠東發生危機，我們簡直不知道怎樣去應付。」事實上，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賈維斯和羅斯福方面却做了一項決定性的努力，他們想在遠東的聯合行動上，達成某種協定。

在第三方面，他們為提高和恢復麥唐納的聲望應做了不少工作。雖然他常常是思想隱晦，和言詞散漫（早先證明一個有良心而不很健康的大臣，承擔一種不能容忍的重任，由是貝文（Ernest Bevin）與克里浦斯（Sir Stafford Cripps）之死及艾登的病倒，我們現更熟知他在外交範圍內的活動了），他仍然觀察得清楚，處理得公平，並且很果斷地應付當時的國際問題，在他同時代的政治家中間實在不多見。他贏得史汀生的同情和信任（本世紀中美國幾位有魄力的國務卿中很傑出的一位）。他贏得羅斯福的支持。他並不是像一般人所指責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家。雖然不斷遭受同僚的阻撓，但他以一個重要人物出現於外交界，勝於西門、賀爾，或年青的艾登多多了，堪與葛雷（Grey），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或寇松（Curzon）等人的極盛時期相比擬。

最後，這些文件對二次大戰期間的金元外交的了解和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如戰債、賠償、洛桑會議、世界經濟會議、一九三六年英法美三國公約等。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就要希望經濟和財政史家充分加以利用。最有價值的資料將在賈維斯（Davis），道威斯（

Daves)。史汀生和羅斯福的文件中發現——並且在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文件中，更有現實的史料足資參考。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美國的豐富資料為近代史研究者所利用的，係自三個因素的結合產生。第一，自然對於官方機密有一種更寬大的態度，這種精神好像在英國和其他國家都不可能。美國政府的態度是讓人民知道國家大事的處理，這個原則甚至要比為處理外交政策所必須保持的祕密程度更有意義。英國就以國家利益的藉口把政府活動隱蔽起來。一九三六年以來，英國向未公佈過適當的外交藍皮書，除非一九三九年因戰爭爆發而產生的藍皮書——但我們現在自然有了 Llewellyn Woodward 和 Butler 以及 Bury 等所編刊的一部優良外交部文書。第二，政治人物及其文件遺著的保管人都有一種公德心，他們願意讓他們的文件在保證下公開研究，最普通的英國習慣，即使文件保存在大英博物館或其他公共處所，需要五十年以上的時間，才允許大家利用。在許多事例中，英國政治人物的私人文件不是在其死時，或更不能原諒的，就是在他完成其回憶錄後，而遭遺失了，散落了，或簡直焚燬了。最後，美國大圖書館的館員，每當物主與他們的機構有了任何聯繫時，不論這聯繫是多麼的鬆懈，都以追求私人文件為其事業。依照經驗來說，私人文件在保證下存於美國圖書館，益足以保守祕密，不致無端洩露。

政治道德心對於學識的增進是重要的。我們只須將現正陸續發表的兩部輝煌的羅斯福傳記以及許多威爾遜傳記的傑作，和英國方面缺乏對包爾溫或麥唐納作真實的公正批評而寫成的傳記，這樣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瞭美國的公開作風。關於史汀生國務卿已有兩本著作，一為反對，一為擁護。英國迄今尚未出現認真研究和國際聯盟關係的歷史著作。有關國聯和一九三五年的裁軍談判，仍是政治的爭論，缺乏比較的研究。塞西爾勳爵 (Lord Robert Cecil) 係一九一四年前保守黨右派領袖，國際聯盟的奠基人物，英國參加裁軍會議的首席代表，直至一九二七年他辭職時為止，以後又是左右輿論的重要角色，連這樣一位政治家都缺乏一個傳記作者。任何研究最近四十年英國歷史的人會有同樣的感覺。現代史的研究，美國確比其他國家佔先。

本刊第二卷第六期 目錄

專題座談 匪區糧荒問題：李慶慶 王祖祥 王純
陳尚球 丁楚源 陳潤生
蕭野暉 卜道明 劉岫青

北約聯盟的團結問題：陳紹賢

出席聯教組織大會觀感：張貴永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尹慶耀

共匪銀行制度與財經政策：王大光

伊拉克政變與中東局勢：石樂三

中東的一大隱憂——庫爾特問題：湯德衡

蘇俄一九六二年的經濟：呂律

蘇俄的人文科學：孫桂籍

蘇俄檢察制度之演變：王啟升

當前國際經濟關係的新動向：李明德

日本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黃德咸

蘇俄在全世界的侵略：尹國祥譯

動態述評

- ①國際：①剛果問題的新發展。②利比亞發生大地震。
- ③保境非洲學生騷動。④韋爾遜當選英工黨領袖。
- ⑤英公佈國防白皮書。⑥英議會談。
- ⑦伊拉克政變。⑧委內瑞拉總統訪問美國。
- ⑨日緬賠償談判初步協議。
- ⑩蘇俄：①去年經濟計劃執行結果。②計劃增加東部人口。
- ③經濟互助委員會動向。④日俄長期貿易協定。
- ⑤俄法貿易。⑥對外其他活動。
- ⑦共匪：①派團出席亞非團結大會。②施亞努訪匪區。
- ③巴基斯坦外長訪匪。④匪區春播種籽普遍缺乏。

從地略和歷史看泰國形勢

蔣君章

泰國，是近代南亞洲最幸運的國家；在東南亞公約組織中，也是處於最重要的地位，在共產帝國實施亞洲南侵的計劃中，其地位更爲重要。這些，都和泰國的地略位置，有其密切的關係。

近代西方國家，自海上東來，以葡萄牙與西班牙爲早，荷蘭接踵而來，英法又繼其後。葡人東來，以東印度羣島即現在的印尼領土爲其基地，航海北來，僅及於南海航線的北端，對於南海西岸，未及問鼎，而國勢浸衰；西班牙自美橫渡太平洋而來，以菲律賓爲基地，北及台灣日本，根本未在南海發展。荷蘭繼葡萄牙而佔東印度，其發展進程，與葡萄牙相似，對中南半島的影響亦不大。英法兩國係屬後起之秀，對整個亞洲均有影響，而以中南半島爲尤深。一七九〇年，英人始佔檳榔嶼，一七九五年得馬六甲，一八〇〇年得威士利，而掩有馬來亞西岸之要地，是爲英人在中南半島南端發展之成功。一八二四年，英緬發生第一次戰爭，緬甸失敗，割阿拉干、坦那沙冷、馬尼巴（頓遜）、亞參四地，英人勢力始入緬甸。一八五二年第二次英緬戰爭發生，英軍佔北固全境，雖未訂任何割地條約，而緬甸首都不能北遷於曼得勃（瓦城），下緬甸幾全入英人掌握。一八八五年第三次英緬戰爭，英軍攻入瓦城，緬王被執，緬甸遂亡，而成爲印度帝國的一省。這是十九世紀後期泰國西鄰緬甸的命運。

泰國的東鄰現在是寮國、柬埔寨，再東爲越南，合稱爲越東寮。在十九世紀的一段時期，也不能免於亡國的命運。越南的統一，

從地略和歷史看泰國形勢

是嘉隆王阮福映的時代，其時間爲中國的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在其統一的努力過程中，得助力於法國百多祿神父者甚多。法國天主教在越南得有傳教之便利自此始。十八世紀末年，法國已轉其殖民地爭奪的注意於亞洲東部，越南即爲其目的，以法國革命頻仍而未遑發展，而天主教在越所引起之民教糾紛則日益嚴重。一八五八年，法國與西班牙組聯合艦隊與越作戰，一八六二年訂西貢和約，法國割得西貢附郭之嘉定、邊和二省，越南並允未得法國同意不割讓領土於他國，事實上其時越南已淪於被保護之地位。一八八二年，法國進而經營北圻，復引起法越戰爭，清政府亦捲入漩渦，演變而成中法戰爭，一八八五年天津條約成立，越、東、寮三國，均成法國的殖民地。

在十九世紀整個一段時間，亞洲南部的國家，全部淪爲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只有泰國是例外。因爲十九世紀東來的西方國家，都以海軍爲其主力，商船爲其先驅。泰國是擁有海岸的國家，它以克拉地峽接連馬來半島，因而在印度洋的安達曼海有其海岸；克拉地峽迤南是一個狹長的叢林邱陵地帶，並不構成經商的對象，沒有招徠西方商船的作用；而印度洋東部孟加拉灣足以招徠西方商船與兵艦注意的地區，已由緬甸承當其災禍。在南海方面，泰國擁有暹羅灣上漫長的海岸，暹羅灣是一個內海，泰國海岸是在暹羅灣的西部與北部，是南海向西深入的部分，不當海洋航線的衝途。因此，在這一殖民浪潮中，越南先泰國而受到災禍。

在緬甸和越南都淪爲殖民地後，泰國便成爲英法兩國的共同目標，但兩強相持不下的均勢，却成全了泰國的獨立地位。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期，泰國是南亞洲惟一的獨立國家，完全是它的地

略位置賦與的結果。

二

泰國是一個盆狀國家，其居民以泰族為主。然泰族之於泰國，實非土著民族，而係由外遷入，其遷入路線，亦即與泰國命運，關係極其密切之路線，我人殊應加以注意。

今泰寮兩國的人民，屬於泰禪族系，按諸歷史記載，其祖先原居在中國境內。現今分布於中國西南部及中南半島的泰禪族，如傣人、仲家、擺夷以及越南的泰人，都奉神農氏為始祖。如越南的大越史記全書，記述越南的歷史淵源，謂越南開始建國之涇陽王，係神農氏三世帝明在南巡時，娶蔡仙女而生之祿續之子。越南舊時學塾所讀之四字經，有云：

「丑會之初，陰凝為地，南北東西，五方互異。……：皇天眷佑，自鴻龐氏，曰涇陽王。系出神農，首肇封疆，傳貉龍君，娶鷓鴣姬，生百斯南，為百粵祖。……：又山海經內經云：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沃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

而史記楚世家則謂「楚人以祝融為始祖」，楚的王室為芊姓，即為祝融之後。由此，可知中國境內的泰禪族，與神農氏有密切關係，最早建國於淮河上游（神農氏都於陳，即今河南淮陽縣），建國於漢水下游與長江中游。

華夏系民族崛起於中原以後，泰禪族與苗僂族，相繼南遷或向西南遷徙。我們從史記西南夷列傳上所記載的：「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的情形看，這些已經農業化的部落，應即為泰禪族人，漢初已遍布於雲貴高原了。

從居於雲南境內的泰禪族人，住了一個相當時期以後，有的繼續向西遷徙，有的留居下來。留居下來的，稱為擺夷，西部擺夷稱為旱擺夷，西南的擺夷稱為水擺夷，亦稱呂人。西遷的泰族，到了

瀾滄江以後，分為兩支：一支繼續西遷，入緬甸境，最遠的到達印度的阿薩密；一支向南遷徙，進入泰國和寮國北部。揮人和寮人合稱為大泰人，與建立泰國的泰人，略有區別。後者稱為小泰人或暹羅人，其大小之別，殆由於進入先後之關係。

大泰人 (Tai Nyai) 的進入中南半島，早在西曆紀元二三世紀，而小泰人 (Tai Noi) 之進入中南半島則在西曆紀元十一二世紀，相當於我國的宋初。大泰人是掠過泰國的北部，沿湄公河而東南，是即今日建立寮國的寮人。小泰人則進據昭披耶河上游，逐漸南移而至昭披耶河下游的肥沃平原。昭披耶河我國均稱湄南河，實則湄南 Maenam 係泰語，意即為河，其原名則為 Chao Phraya，其全文乃為 Maenam Chas Phraya。

大泰人在泰國北部的政治生活，今已無法可知，惟小泰人進入泰國時，昭披耶河下游已有僭吉系的吉蔑 (Kem) 建立着兩個小王國：一個以上游的景邁為政治中心，稱為哈里旁迦雅 (Haripourjaya)；一為以洛普里 (Lopuri) 為政治中心，稱為特瓦拉地 (Dvarati)。小泰人初入泰北，並無統一的組織，而係許多分立的小城邦，至西元一二五七年（中國南宋理宗寶佑五年），始由一強有力的板剛套部酋長叫做坤士莫沙德的，統一各邦，建都於今日的宋加洛府，這便是泰國歷史上著名的速可台王朝，是為泰國的第一個王朝。一二九二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併吞了哈里旁迦雅王國，成為昭披耶河上游的統一強國，吉蔑人則紛紛向現今的柬埔寨遷移。

當速可台王朝的後期，昭披耶河下游的大城 (Ayudhaya)，另外一個小泰族建立了一個王國，先將德拉瓦地王國併吞，然後與速可台王朝爭雄，西元一三五〇年（元順帝至正十年），速可台王朝被併吞，而成立大城王朝或阿瑜陀亞王朝，是為泰國的第二王朝，自此泰國便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速可台王朝與大城王朝，均與中國修好。明史卷三百二十四的外國傳所稱羅斛、暹二國，謂「暹土瘠，不宜稼，羅斛地平行，種多穫」，「暹」即速可台王朝，羅斛即未統一前的大城王朝，或稱大城前朝。而大城王朝統一全國而稱為暹羅，則係暹與羅斛之相合了。

我們不憚煩地研究泰族如何進入泰國，建立統一國家，旨在對泰國的地略，提出一項由經驗而來的啓示，那就是泰族進入泰國的路線，便是泰國的隱憂之所在，所謂「我能往，寇亦能往」者便是。

三

泰國與緬甸的關係，可以看到泰國在地略上的另一面：

泰國西方的鄰國，甚爲單純，只有緬甸。我們習知泰緬之間，有一條高度並不很大的山脈，從我們的雲南省延入，叫做丹佬山脈（Dan Lao）、他那通猜山脈（Thanontong Chai）、頓遜山脈（Tenasserim）與普谷山脈，平均高度約在七百公尺至一千公尺之間，爲薩爾溫與昭披耶河的分水嶺。這些河流，都位於副熱帶多雨地區，所以支流的水量相當大，衝刷力量亦大，河谷相當發達，許多支流的上源都相當接近，成爲越過山脈的通道。所以泰緬之間的山脈，雖多叢林密菁，但是互通往來的路徑，却仍甚多，南部是如此，北部也是如此。所以泰緬之間的交通，從來就很頻繁。如上述大泰族與小泰族之進入泰北，就是經過緬甸的東北部，而泰國南部的吉蔑族，則是遍佈於緬甸南部向東一直到柬埔寨與越南南部的。足證這一區域東西往來之便。

泰國和緬甸，曾經發生過多次戰爭，都是由緬甸主動，侵入泰國，泰國亦只有二三次侵入緬甸，以資報復，其主要戰爭如下：

- (一)一五四八年，暹羅王拍天羅閣在混亂中嗣位，緬王莽瑞體發兵攻暹，圍大城多日，以糧盡而退，暹兵追之，中伏而敗；
- (二)一五六三年，緬王莽應裏向暹羅索白象二頭被拒，又發兵攻暹，破彭世洛城，圍大城，暹王與訂城下之盟，是爲白象之戰；
- (三)一五六八年，緬甸復發大兵五十萬攻暹，圍大城九月，城破，暹羅被緬甸統治者達十五年；
- (四)一五八四年，緬甸侵暹，分兵兩路圍大城；
- (五)一五八七年，緬兵二十五萬圍大城，歷時五月不能下；
- (六)一五九〇年，緬兵攻暹，被敗；
- (七)一五九二年，緬兵攻暹，王子被斬，大敗；

從地略和歷史看泰國形勢

- (八)一七六七年，緬兵攻暹，破大城，大城後朝亡；
- (九)一七八六年，緬兵攻暹，被敗；
- (一〇)一七七四年至一七七六年，緬兵先後攻暹達四次之多；
- (一一)一八二〇年，緬甸乘暹羅發生霍亂攻暹。

由此，可知在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初期的二百七十二年中，緬甸向暹羅進兵達十四次之多，而暹羅在大城後朝的拍那黎萱王時雖征緬二次，規模似不甚大。大體而言，緬甸攻暹的戰爭，緬甸都採主動，且勝利常屬於緬方，其間暹羅首都大城被圍多次，被破多次，緬甸且曾一度統治暹羅，大城被緬甸攻破的痕跡，至今依然存在，王宮、佛寺的破瓦殘壁以及佛象的斷頭折臂，我們看到了以後，真有觸目驚心之感。近年緬甸赴泰親善代表團曾自動捐助款項，修復一部分佛寺與佛象，當可略補泰緬兩民族的情感；但是緬甸這一據點，如果被泰國的敵人所據，是泰國國防上莫大的威脅，歷史事實，業已很明顯的擺在我們目前了。

泰國和寮國，並沒有發生很大的不愉快事件，但和柬埔寨則頗有糾紛，暹羅曾經向柬埔寨用過兵，柬埔寨也曾屢次與緬兵夾攻暹羅，如一五六九年和一五七五年的攻暹便是。

四

當前的泰國，是亞洲東部堅決反共的國家，泰國是東南亞公約的會員國，東南亞公約的會址即設於泰國的首都，其祕書長人選常由泰國外長擔任，其地位之重要可知。

我們現在所當注意研究的，是泰國週遭的環境，在地略上究竟對泰國的安危有什麼關係：

泰國的南鄰馬來亞也是一個堅決反共的國家，與泰國站在同一戰線，這是泰國鄰國中惟一的志同道合的國家。其他鄰國的立場則大成問題，而與馬來亞隔海相望的印尼更成問題。

印尼，這幾年來，朱毛匪幫和蘇俄帝主義，都在那裏進行滲透；而印尼本身也是緊緊的投向共產國際的懷抱。印尼的陸軍是俄帝裝備訓練出來的，空軍也是如此；而印尼的共黨，多年來均能公開的活動，業已深入社會，形成龐大的力量，可以隨心所欲的發動羣

衆示威運動，已有要挾印尼總統蘇加諾加入其政府的力量，蘇加諾並已準備讓共黨分子進入政府。這個國家之捲入鐵幕，倘無奇跡，勢難避免。印尼的領土慾，目前正被共黨分子操縱，作爲其對馬來西亞發動侵略的工具。自汶萊（婆羅乃）叛亂發生以後，印尼對馬來西亞摩拳擦掌，馬拉甲海峽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們業已看到的，如印尼派較大軍艦巡邏馬拉甲海峽，在印尼與婆羅洲間的那圖那島建築海軍基地作爲切斷馬來亞與北婆羅洲聯絡的準備，蘇加諾與蘇本特里奧等更強調以志願兵援助汶萊叛徒阿沙哈里，共黨更激烈地推動羣衆，作搖旗吶喊的工作，而印尼的重要將領更會巡視過婆羅洲的前方。由此種種，可知馬來亞所受壓力甚大，亦即泰國在南方的外衛受到很大的壓力。

但是泰國的西北東三方面，同時直接受到重大的壓力。泰國北方，雖未直接與朱毛匪幫控制下的雲南相毗連，中間還隔着緬甸和寮國的一個狹長地帶；但是緬寮兩國這一地區的領土，都是荒無人烟的叢林地帶，而有羊腸小徑可通來往，這正是古代大泰人與小泰人進入中南半島的老路。因此泰國北方受着朱毛匪幫直接的威脅的。

緬甸，這個歷史上進攻泰國最頻繁的基地，近年的政治局面，可以說是動盪之至，共黨分子在緬甸的活動也是積極之至。我們從尼溫將軍初次掌握政權來看，他是以反共爲號召的；可是尼溫將軍執政以後的不久，便訪問北平，與朱毛匪幫表示「親善」，足以說明緬境內共產黨分子勢力的不可輕視。朱毛匪幫在緬甸的僑外交使節，便是主持滲透顛覆的機關，而它的連續不斷舉行各種展覽會，便是匪幫運輸軍火以接濟其爪牙的掩護，若非破獲一次，緬甸政府及其人民，還不知道它的展覽會的妙用，緬甸這一地區的匪共分子的發展，果然直接威脅着緬甸的生存，但同時也直接威脅着泰國的安全，尤其是緬甸東北部，雲南已有兩條公路，分別自保山和祥雲至接近泰國的緬甸邊境或直接到達景東，景東非但接近泰國，並且還有一條公路，經泰國北部的清萊，直接到泰國縱貫鐵路北線的要站南邦，這一路線對泰國的威脅，是如何的重大！

寮國是泰國北方和東方的鄰國，那裏的局勢較緬甸尤爲惡劣，

泰國和寮國之間有漫長的界線，其中約有一千公里長一段，是以湄公河爲界，雨季的湄公河，可以通船；乾季水淺，很多地方都可涉水而渡。而泰國在這些邊區，大抵都是人烟稀少的叢林地帶或天然的河谷，可以作交通線。所以泰國和寮國，真有如唇齒之相依，寮國局勢的惡化，直接威脅泰國的安全，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而寮國自從去年「聯合政府」成立以後，一直向繼續惡化之途邁進。最近，如號稱中立分子的康萊的參謀長之被暗殺，中立派部長廳下的督學之被刺死，都是在表面上暴露出來。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朱毛匪幫以雲南爲基地的向寮國和寮泰邊區的交通線之發展。匪新華社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的報導說，北平偽政權與川贛政權已經簽訂了一個協定，由匪無條件建築一條公路自雲南的孟臘至豐沙里，長六十四公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法新社記者自永珍報導：有六千名工人，自匪區到達寮國，爲築路掃除障礙。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匪新華社又報導說，寮國副總理溥彌在訪問北平時，曾向匪要求把上述的公路延長到南塔，匪方已允考慮。匪方這一報導，旨在掩飾，實際上早在去年回寮戰爭的時候，至南塔的公路即已完成，所以上述消息，可能是把這一條公路予以改善。從南塔到回寮，有相當良好的普通道路。回寮瀕湄公河，和泰國的清盛隔河相望，附近有公路可經清萊而達南邦，便是上述自景東而來的公路線了。因此，寮國北部匪所建築的公路，實對泰國的北部作鉗形的威脅，固然是寮國的致命傷，但也是一把刺向泰國的利劍。

泰國東方的另一個鄰國柬埔寨，朱毛匪幫對它下的工夫已經很久，完全以利誘和鼓勵其發展的方式，獲得東國施亞努王子的信任，而作向匪幫一面倒的投靠。施亞努的訪問匪窟北平以及僑外長陳毅的訪問金邊，他們搞些什麼？不問可知。東國在其政策上表現出來的，是對越南共和國發動邊界的侵擾，對泰國發動在泰境的阿伯拉亨廟的爭奪，東國這樣的輕舉妄動，顯然是受匪慫恿，妄圖推翻早已確立的疆界，製造混亂，以便匪幫的趁火打劫。施亞努在陳匪訪問東國的時候，據說曾經問過陳匪他沒有資格做共產黨黨員？足證施亞努向匪投靠的至誠。而東國之成爲匪共南侵的基地，正在發展之中，已經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了。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泰國是中南半島的心臟地區。這個地區，過去，是大泰族與小泰族經由中國的雲南而進入湄公河流域與昭披耶河流域；但在十八世紀以後西方國家的東侵浪潮中，緬甸做了泰國西方的擋箭牌，越東寮三國做了泰國東方的擋箭牌，迨英法兩國同時指向泰國發展，泰國得在兩強均勢之下，繼續成其獨立國家的地位，成爲東南亞最幸運的國家。

但在共產帝國征服全世界、奴役全人類的整個計劃之下，莫斯科與北平戮力向東南亞侵略之結果，泰國便在共產侵略的袋形包圍之下，目前東南亞反共的四個國家，菲律賓足爲泰國聲援，而遠處南海的東方；馬來亞與泰國站在同一戰線，而馬來亞南方遭受的壓力很大；越南共和國足爲泰國牽制其東方的敵人，而越南共和國已被匪共分子滲透得百孔千瘡，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其本身的安定，尙待更大的努力。而尤其可慮的，則爲泰國緊鄰國家的惡化：朱毛匪幫爲泰國的主敵，匪幫以雲南爲基地的南侵運動，正是古代泰族南下的老路線，茲更加以現代化；曾向泰國進兵十四次的緬甸，茲亦向惡化之途邁進，成爲匪幫向泰國滲透的另一基地；寮國局勢的繼續惡化，對泰國局勢具有更大的威脅性。泰國處在這樣的環境下，無怪美國駐泰大使一再強調泰國局勢的可慮了！

不過，泰國生存之道，自亦有其光明面。百餘年來，暹羅灣之向西方凹入，使泰國沒有處於東方航路的主要衝，給予泰國以獨立生存的良好機會。今日，泰國的陸路，雖處於袋形包圍之下，但暹羅灣的出入，仍然自由，而泰國得受美國的重視與鼎力支援，一水外通，泰國的安全與生存，便增加了很大的力量。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歸功於當前國務院長乃沙立元帥旗幟顯明的親民主國家與反共的政策了。

泰國和我們中華民國的關係，近年來有長足的進展。中華民國足爲泰國之助者，至少有兩大方面：其一、中華民國對共匪滲透顛覆的技術，有深刻的了解和有效的對付方法，足爲泰國安定其內部的資助，如「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一書之泰文版，深受泰國朝野

從地略和歷史看泰國形勢

的注意，根據乃沙立元帥的公告中，常常引用「蔣總統的話，足爲中華民國這一方面對泰國的貢獻之一斑；其二、泰國最危險的敵人是朱毛匪幫，而朱毛匪幫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必須摧毀的內奸，只有中華民國反攻復國成功，纔可以從根本上解除泰國的威脅。泰國政治家把握這兩個大政方針，便是泰國生存和安全的保證。我們希望泰美合作更趨圓滿，更希望泰中團結更趨鞏固。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七月六日講於泰京中華民國駐泰大使館新聞處，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補充整理。

本刊鄭重介紹 李聿恆著：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本書作者李聿恆先生用他的心血與眼淚，赤裸裸地寫出共匪盤踞大陸後種種魚肉人民的暴行與企圖向外侵略擴張的野心與陰謀。

作者本人，從一九五〇年起，「願意爲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生命」；「可是到了一九六〇年」卻「決心爲消滅共產主義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十年中的共黨生涯中，作者經歷了六種不同的階段——盲從、信仰、懷疑、動搖、消極抵制、積極反抗，終於投奔自由，而以具體事實，揭露了共匪的猙獰面目。在本書中，由於作者非常客觀的敘述，你可以真正地瞭解共匪是怎樣的一種組合。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定價：平裝每册新台幣拾元；

精裝每册新台幣拾伍元。

北市各大書局均售。

匪區農田水利事業經緯

餘生

一 農田水利建設之階段

共匪竊據大陸十年來之水利建設，大致可劃分為下述三個階段

(一)經濟恢復階段(三十九至四十二年) 經過八年對日抗戰及四年共匪大規模叛亂，大陸元氣遭受重大斲喪。三十八年淪匪時，生產低落，稅收短絀，財政經濟陷於全面枯萎境地。偽政權成立後，以恢復農業生產作為經濟政策之重心，惟以限於財力，水利設施尚無暇顧及全面，僅能就與農業生產關係最為密切之若干河流進行初步導治，以洩洪排洪為主要目標，擴大及改善灌溉為輔。三年期間，灌溉面積據稱增加八、〇〇〇萬畝，連同原有灌溉面積二四、〇〇〇萬畝在內，共為三二、〇〇〇萬畝。

(二)第一個五年計劃階段(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階段，共匪依賴俄援及搜刮人民膏血，進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為中心之工業化計劃，並企圖提高農業生產以滿足工業化對於資金、原料與糧食等日益增長之需要。在此一階段，共匪水利設施轉向流域綜合規劃，開始作多目標之建設。淮河、長江、黃河、海河、松花江、遼河及珠江等重要河流均各自為包括蓄洪、灌溉、發電及航運在內之多目標工程系統。其具體措施即在若干河流(包括幹支流)之中上游，一面實施水土保持工作，一面興建大中型水庫，分段攔蓄洪水，藉以消極減殺其流量，積極供灌溉及發電等之利用；在其下游，則修築堤圩，疏濬河床，以暢洪水之排洩，保障沿河城鄉人畜房屋與農業生產之安全。在此五年之內，計劃興建之大中型水庫半數以上建設告成，據稱灌溉面積增加二〇、〇〇〇萬畝，全部合計為五二、〇〇〇萬畝。

(三)第二個五年計劃階段(四十七年至五十二年) 此一階段俄援開始減少，共匪高舉「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之

旗幟，企圖自力更生，「總路線」承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要求經濟高速度發展，而以「工業生產大躍進為其實踐」。「農業生產大躍進」運動以毛匪手訂之「農業八字憲法」即「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為其憑藉。「八字憲法」則以作物密植為中心。作物密植需要深耕及多肥，復以枝葉繁茂，承受光照面積較大，葉部蒸散與進行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均須耗費較多水分，而更需要大量之灌溉。為適應此一迫切需要，共匪乃提出「大搞水利化」之口號，於繼續進行原有近代水庫興建計劃之實施外，並憑藉原始粗糙之施工技術及通過對廣大民力之殘酷役使，在現有水源及可以挖掘水源之地區，廣泛展開興修農田水利之高潮。本階段擴大灌溉面積主要依靠大量小型工程如小水庫、山塘、土壩、水井等之修築；此外，共匪復在淮北平原，河南信陽專區及湖北襄陽專區等地推行「船相通」、「水相濟」，全部「自流灌溉」之河網化運動。據匪自稱，自四十六年冬季至四十七年春季不到一年之內，已增加灌溉面積四八、〇〇〇萬畝，連同已有之五二、〇〇〇萬畝，合計為一〇〇、〇〇〇萬畝。五十一年為匪第二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共匪表面上始終未曾放棄「大躍進」口號，但真正大躍進為時實僅一年有半，四十八年入秋以後，開始降低躍進速度，旋即轉入低潮，再衰三竭，四十九年為農業生產情形最悽慘之一。目前經濟政策雖已有若干改變，「大躍進」事實上已經放棄，但經濟情況仍未見有任何明顯之好轉。四十七年秋冬兩季，灌溉面積增加數為七、〇〇〇萬畝，此後「大搞水利化」之口號即顯得有氣無力，四十八及四十九兩年增加數字僅有六、九八〇萬畝(見日本極東書店出版「一九六二年新中國年鑑」)。總計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九年為止，據稱全匪區已建成蓄水一億公方(立方公尺)至幾十億公方之大型水庫一〇〇餘處，灌溉幾十萬畝到幾百萬畝之大型灌區幾十處，幾千處中型水庫與灌區，以及數以百萬計之小型水庫(即山

塘)、渠道、塘堰、井泉等小型水利工程。全部灌溉面積計有一一三、九八〇餘萬畝。約佔耕地總面積一六五、〇〇〇萬畝69%；灌溉面積包括水田與水澆地，供水方法包括自流灌溉、機械灌溉及提水灌溉。五十年起水利設施重在培修及配套，已無暇顧及新建與擴建。

茲將歷年灌溉面積增加情形表列如次：

年 份	現有灌溉面積 (百萬畝)	增加灌溉面積 (百萬畝)	
民國三十八年	二四〇	—	
三十九年	二五二	一二·〇	
四十年	二八〇	二七·九	
四十一年	三二〇	四〇·一	
四十二年	三三〇	一〇·〇	
四十三年	三五〇	二〇·〇	
四十四年	三七〇	二〇·〇	
四十五年	四八〇	一一〇·〇	
四十六年	五二〇	四〇·〇	
四十七年	一、〇〇〇	四八〇·〇	以上各年數字見「偉大十年」
四十八及四十九年	一、一三九·八	一三九·八	數字見日本極東書店出版「一九六二年新中國年鑑」

共匪水利建設於擴大灌溉面積之同時，復對易受滲浸之低窪地區實施治理，使積水能以排除，藉以提高利用，增加生產，另一方面

匪區農田水利事業經緯

面並以造林、封山育林、構築梯田等方法廣泛展開水土保持工作，藉以防止土壤沖失，減少泛濫，維護水利設施。據匪四十七年四月中旬及下旬農田水利與水土保持計劃實施情形統計表所列，至四十七年四月止逐年低窪地治理已完成數量為二〇、三五〇萬畝，水土流失初步控制面積達一五九、〇〇〇方公里，約佔水土流失總面積一〇%。四十八年以後，「大躍進」轉入低潮，災荒嚴重，救死未遑，此兩項工作基本上均已陷於停頓。

二 水利建設之施工與水利事業之管理

匪區水利建設係由偽中央集中計劃。主要河流之治理，大中型水庫之興建等均由偽水利電力部規劃並實施，其土方部份則分配與有關省區負責辦理。一般農田水利工程則先由偽中央製訂計劃指標包括工程數量、完成面積及經常數字分別下達有關各省，再行分配於各有關縣市，按照計劃實施，各級地方黨委負責推動與監督。

施工完成之工程由偽中央驗收，如數量與質量不符計劃要求，均須重修補足。驗收後，大型工程由中央設立機構負責管理，小型工程及農田水利事業則劃分管理區並派管水員專責管理，管水員將儲水按實際需要統籌分配於各「人民公社」(過去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各「人民公社」設立水利委員會統一管理社內各生產單位用水，並按蓄水難易，用水多少，用水時間長短及灌溉面積大小等標準向管水員繳付用水費。水費收入除坐支管水員報酬與提在工程養護費用外，餘款悉數作為水利事業之利潤，上繳偽國庫。用水費收入為數頗大，極聚斂之能事，故建設成本收回亦極為迅速，一般情形小型水庫約需二—三年，中型水庫約需三年左右，大型水庫建設成本較高，約需十餘年。匪區農田水利設施除大中型水庫外，部份係由農民在共匪驅迫下自籌負擔，尤其小型農田灌溉工程，一般係由農貸方式支援「合作社」或「公社」辦理，貸款按年加息收回，此類民間自辦之水利事業均將隨社會主義化之進展而為共匪所吞噬，成為「全民所有制」事業之一部份。

三 農田水利之數量與效益

兵匪竊據大陸以來，尤其四十六年冬季開始迄四十九年底止，水利事業發展，相當迅速。據匪公佈資料顯示，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九年，除發電及航運部份不計外，灌溉面積已由二四、〇〇〇萬畝擴大至一一三、九八〇萬畝，增加數量為原有數量之三點七四倍。關於共匪所公佈灌溉面積數字，其正確頗受各方懷疑，最顯著之理由為灌溉及除澇面積既有如此大量之增加，抗災能力已大為增強，何以四十八年以來水旱災害會演變得如此嚴重，而且受災面積竟與共匪所稱排灌面積之增加成正比例之擴大。

關於匪區灌溉面積之發展，在偽國家統計局「偉大十年」未發佈以前，若干有關機關及有關人員曾陸續有不完整之數零星披露，加以爬梳整理，當有極大參考價值，茲將整理成果表列如次：

省區	四七年灌溉面積(萬畝)	三八年原有灌溉面積(萬畝)	四七年數字為三八年數字之倍數
河北	九、〇九一	一、二三五	七·二八
山西	二、〇六八	三三〇	六·二六
內蒙古自治區	二、〇九四	八二〇	二·五五
遼寧	三、五八三	七三二	四·八九
吉林	一、五九〇		
黑龍江	五八七		
陝西	三、一一六	五〇〇	六·〇〇
甘肅	二、七九七	六〇〇	四·六六
寧夏回族自治區	四六〇	二二〇	二·一九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三、一六二	一一、〇〇〇	一·五八

省區	灌溉面積(萬畝)	備註	倍數
青海	二四八		六八
雲南	三、〇〇〇		六〇〇
四川	五、五〇〇		二、八〇〇
湖南	五、二〇〇		四、六〇〇
廣西	五、三〇〇		一、〇〇〇
江西	五、〇〇〇		二、七〇〇
湖北	三、七〇〇		二、四六〇
湖南	五、三〇〇		三、〇〇〇
安徽	四、七八二		一、三〇〇
山東	四、二三〇		二、九〇〇
浙江	四、七〇〇		二、七五〇
福建	一、五五〇		一、〇〇〇
合計	八一、一五七	三省無資料	三三一、九二五

依據前表所示，截至四十七年止，除西藏地區為數極微且缺資料不計外，總灌溉面積為八一、一五七萬畝，加上四十八及四十九兩年新增一三、九八〇萬畝，共為九五、一三七萬畝，較匪公佈之一一三、九八〇萬畝少一八、八四三萬畝。同時三十八年原有灌溉面積數字除蘇、吉、黑三省無資料不計外，共為三二、九二五萬畝，估計該三省數字至少當在三、〇〇〇萬畝以上，兩者相加總數當在三六、〇〇〇萬畝以上，亦較共匪公佈之二四、〇〇〇萬畝超過一二、〇〇〇萬畝以上。如將四十九年與三十八年之數字相較，實際增加部份應為五九、一三七萬畝不到，而非如匪公佈之八九、九八〇萬畝。由是可知共匪所公佈數字確有誇張成份。但另一方面匪區歷年投入於農田水利運動之人力與物料數量龐大驚人，灌溉面積之

能迅速增加當亦爲不爭之事實。即以總灌溉面積實際僅爲九五、一三七萬畝言，其數量亦不能謂爲不巨，何以對農業生產不能產生積極有利之作用，而反連續數年遭受百年未有之自然災害，其故似應求之於水利設施與灌溉面積數量之外，主要如工程質量之低劣，灌溉設備之缺乏，自然災害劇烈之程度，新增灌溉面積位置之偏在，特別是社會主義集體化制度所產生之不良後果等。茲進而申論如後：

(一)歷年增加之灌溉面積大半位於淮河漢水以北之旱耕區域，此等地區之水澆地水源較不充分，提水較爲費力，加以作物本身單位面積產量亦較低，灌溉所生效益，遠不能與水稻區之自流灌溉相提並論。

(二)匪區除大中型水庫應用近代技術興建者外，大部份小型水庫，所有山塘、閘壩、陂、井及渠道絕大部份均係應用傳統土法建造，尤其水利化高潮中農田水利工程「遍地開花」，技術簡陋，材料缺乏，若干工程被迫以泥土代洋灰，稻草作鋼筋，故工程品質一般均甚低劣，使用年限及使用效能必較短促及低下。

(三)所有水庫及農田排灌工程本身雖已興建竣工，但其附屬設備多未齊備。據稱迄至四十九年爲止，全部排灌面積中約有三分之一地區水量充分，設備較好，部份地區有設備而水源不足，不能長期抗旱，大部地區無設備或設備較差，僅能抗禦普通旱澇，一遇較大旱澇，即可釀成災害。各工程渠道利用率僅達五〇%，而實際蓄水量又僅及工程蓄水能力四〇%，所有蓄水能用於農田灌溉者估計亦僅達五〇%，五十年二月十四日中國青年報：「我國農田水利建設在抗災中發揮巨大作用」一文指出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三年中有效灌溉面積增加三〇、〇〇〇萬餘畝，僅相當於匪自稱同期所增灌溉面積二分之一強。總灌溉面積雖大，仍不能全部受到灌溉之實益。

(四)但另一方面，大中型水庫及其他附屬設備均已建設完成之工程單位，在蓄洪方面大部均已產生效益，灌溉方面亦已具有部份成效。五十年經濟調整政策實施後，共匪對未完整之水利工程，逐年展開修築渠道，改良田間工程，配套與安裝揚水與提水機具及改

進灌溉管理等工作，限於人力、財力，以工費省者及當年能收效者優先整修爲原則。據匪新華社五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北平電稱：「今年大部份地區農田水利條件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過去沒有修成的，不配套的中小型排灌工程，經過一冬整修，有的修成了，有的配了套。江蘇、山東、湖北一些易澇地區修了防澇工程，黃河、贛江、洞庭湖等江湖防洪堤防，經過加高培厚，今年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各地還在繼續整修未完成的排灌工程，田野裏不斷出現新的支渠、毛渠。臨江濱湖的水網地區，正在建設新的排灌站。」雖所有工程大多均係土法修建，且係趕工完成，難免邊修邊壞，同時歲修、新修、補建等工事爲量甚巨，亦非短期所能竣事，工程破損，設備不足，機具缺乏及管理脫節等問題，如偽政權能繼續存在不垮，似乎遲早終可在未來歲月中憑藉維修、補建、擴充而逐步解決，有效灌溉面積亦可隨而擴大。即就過去三年言，有效灌溉面積雖僅增加三億畝，其對農業生產之貢獻，仍不可完全予以忽視，蓋如此等建設，恐過去三年農業生產情形可能還要低落得多。

(五)共匪宣稱自四十八年起已連續三年遭受百年未有之旱災，去年災害亦相當劇烈。氣候之變化，本不易受人力之管制，農業國家不可能年年風調雨順，亦不可能年年發生重大災害。共匪所稱災情自不無過分渲染，藉以轉移人民怨憤之對象。四十八年起各年災情較四十七年以前爲重，大部份可能爲事實，但其原因並非完全基於天候之不順，一部份當係社會主義制度所造成，即農民在此一制度束縛及長期奴役下情緒萎靡與身體困乏已達極點，對於抗禦水災災害與搶救工作不僅無力負擔，且亦漠不關心。良以生產諸因素中，人力居最基本與最主動之地位，農業爲生物之再生產，尤其需要農民親切之愛護與周詳之照顧，方能達到增加生產之目的。「人爲心之器」，社會主義制度已使廣大勞動羣衆失去希望，恆心及對增加生產之興趣。匪區年來灌溉面積增加而災害亦隨而擴大，與此實有不可分之關係，連年華北一帶農田草荒面積合計均在一億畝以上可爲明證。故社會主義制度一日不放棄，任何農業改進包括水利設施在內，均不易挽回農業生產衰頹之頹勢。

匪俄交惡與匪經濟戰力

李明

今年二月廿七日匪「人民日報」社論透露：自一九六〇年六月布加勒斯特會談破裂後，蘇俄即對共匪施加經濟壓力，單方面撕毀了原已簽訂之數百份經濟協定和經濟合同。對共匪之經濟建設、國際收支與支持戰爭之經濟能力，發生了嚴重影響，其中尤以戰爭經濟能力所受影響最大。華盛頓三月一日出版的「經濟評論」指出：「黑魯曉夫對共匪施加經濟壓力之一個主要客觀效果，是大大削弱了共匪支持戰爭之經濟能力。這是很合乎黑魯曉夫的政治邏輯的！——你好戰，我就根本不給你作戰的經濟能力。這是匪俄關係惡化後產生的最重要的實際效果之一」。此一問題之重要性，不僅在研究當前共匪在東南亞地區之作戰能力上，具有基本意義，而且直接關係到我們本身。故有嚴加注意之必要。

本文係搜集匪方、俄方及自由世界等三方面資料，將此項影響歸納為十二個項目，作一具體分析。

壹 減少戰略物資供應

(一)蘇俄減少油料供應：石油是共匪戰略物資中最缺乏之一種，亦是對蘇俄供應依存率最大(達百分之四十二)之一種，現共匪年需消耗石油八百萬噸左右，而其自產量不足五百萬噸，其餘三百餘萬噸悉賴蘇俄供應，茲列舉歷年匪石油生產能力與蘇俄供應情況於下：

年份	產量(萬噸)	環比生產指數	定基生產指數
一九四九年	一一一·一		
一九五〇年	二〇〇·〇	一六五·三	

年份	數量(萬噸)	價格(萬新盧布)	數量(萬噸)	價格(萬新盧布)
一九五一年	三〇·五	一五二·五		
一九五二年	四三·六	一四三·〇		
一九五三年	六二·二	一四二·七		
一九五四年	七八·九	一二六·九		
一九五五年	九六·六	一二二·四		
一九五六年	一一六·三	一一〇·四		
一九五七年	一四五·八	一二五·四		
一九五八年	二二六·四	一五五·三		
一九五九年	三七〇·〇	一六三·四		
一九六〇年	四九〇·〇	一三二·四		
一九六一年	三九〇·〇	七九·五		
一九六二年	四九〇·〇	一二五·八		
			一一三·八	八四八·六

資料根據：①「Ten Great Years」；②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康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二日在美國國會之報告；③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及十二月三十日匪「人民日報」。

品名	數量(萬噸)	價格(萬新盧布)	數量(萬噸)	價格(萬新盧布)
原油	六三·五	二二六·五	五·五	一〇九·四
汽油	二五·〇	四六三·七	一五·五	三六三·五
煤油	三六〇·一	一八四·一	三六·三	二〇九·三

柴	五五·六	一六五·七	七〇·八	二五·七
潤滑油	二〇·六	一六六·四	二一·三	一六三·一
固體油	〇·五五	一〇九·六	〇·六九	一八·〇
石蠟	〇·三三	四八·〇	〇·三九	四四·七
合計	三〇四·九	一〇五六·〇	二四〇·八	一〇一〇·三

資料根據：“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2. P. 63

另據蘇俄「對外貿易」雜誌上之資料，一九六一年俄輸匪石油三百萬噸，一九六二年遽降為一百六十萬噸。致使該年春季共匪一部份車輛停駛、輪船停航、勘探工作停頓，乃至匪軍飛機、艦艇之巡航亦相對減少，匪航空學校學生之訓練時間已由計劃規定之每人每月八至十個飛行日減為二至三個飛行日，實際飛行時間每月僅一至五小時，在杭州路橋機場的飛行員，一年還飛不到四十小時。由此可見蘇俄石油輸入之減少，已對匪軍事工作發生影響。美國合眾國際社甚至認為：「蘇俄之未能充分供應中共石油，是迫使中共停止對印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註一）。我們認為此種說法不一定恰當，但可說明蘇俄通過石油供應對匪經濟戰力控制之大。

(二)減少交通建設器材的供應：根據一九六一年五月莫斯科「對外貿易」雜誌公佈的資料，一九六〇年俄輸匪物資中，交通器材佔有百分之二十二點六的比重，其中主要為鐵路建設器材、機車、卡車及電動控制器材；但在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之「匪俄貨物交換議定書」中，已無鐵路建設器材之項目。此對共匪之戰略交通建設，影響極大。根據匪在一九五八年所訂之「江南五年鐵路建設計劃」，原擬在去年年底之前，在東南沿海地區修建完成「戰略鐵路」八條，結果僅完成福建南平——福州線一條，餘如福州——廈門、廈門——汕頭、玉山——南平、玉山——瓊頭等極重要之戰略線路，均未完成。在西南地區，匪原擬在一九六二年前完成成都——昆明、內江——昆明、重慶——貴陽、湘潭——貴陽等戰略鐵

路八條，結果除內昆鐵路部份完成外，其餘七線均未完成。在西北地區，被稱為「最重要的國際戰略交通幹線」的阿迪蘭（阿克斗卡）——迪化——蘭州——鐵路，原計劃在一九六〇年底與蘇俄的西伯利亞大鐵道在阿克斗卡接軌，結果至今年一月下旬，才鋪軌至迪化，距離國境終點阿拉山口，尚有七百餘公里。幫助修建該線之蘇俄「戰略交通建設專家」T·B·耶洛莫維奇，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自動）返俄。此種具體情況，均說明匪俄關係惡化對共匪戰略交通建設影響之大。

(三)蘇俄減少成套機械設備的供應：軍備生產本質上為機械生產。匪軍備生產由偽「第二機械工業部」主管，可作證明。根據一九五〇——一九六一年的匪俄貿易統計，匪對俄一般機械設備之依存度為百分之三十，重型機械與精密機械之依存度則高達百分之八十，成套設備佔俄輸匪物資總值的百分之四十二。而在去年「匪俄交換貨物議定書」中，只有機器零件而無成套設備供應項目，勢必影響匪軍備物資之生產。目前匪正急向日本和西德求購成套設備，二月初曾派遣四個代表團分赴西歐與日本採購航空工業、造船工業與重型機械工業設備。

貳 停止軍備物資供應

(四)蘇俄停止對匪軍火供應：據美國國務院戰略經濟專家D·H·海爾曼說：「蘇俄從一九六〇年三月開始，停止供應共匪一切軍火」（註二）。目前共匪僅能自製一五二公厘榴砲、一二二公厘以下之加砲榴砲、八五公厘高砲、對空機關砲、海岸砲、要塞砲、大型海軍砲、戰防砲、七五公厘無後座砲、一〇六公厘以下之各種迫擊砲、火箭發射器及各種輕武器，T-34及T-54與「八一」戰車，及裝備SU-100目走砲。在彈藥方面計有一二二公厘以下之加榴砲彈、一六〇公厘以下之迫擊砲彈、火箭彈及各種輕武器所使用之彈藥。在飛機方面，僅能自產雅克十八型戰鬥機、米格十七型戰鬥機及安二型多用飛機。其餘主要之軍備物資，原悉賴俄帝供應。現此種供應斷絕，對匪軍之「現代化」工作，打擊極大。如匪陸軍

加強戰力之方向，原以裁減步兵部隊、擴編特種兵尤其是裝甲兵及砲兵為着眼，現因俄援斷絕，本身工業能力不濟，火力裝備未能大量加強；匪海軍作戰艦艇大部已逾齡，且噸位小，數量少，後勤船隻缺乏，如不獲俄援，其戰力將逐年衰退；匪空軍機具之日常損耗甚大，現有戰鬥機仍以米格十七為主，轟炸機則以T-8為主，此等飛機都已使用七、八年以上，惟能及維護率日見衰退。故共匪在今年開始實施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中，特別強調地提出「自力更生進行國防現代化」之任務；在最近舉行的匪軍政工會議中，不僅有兵工技術專家參加，而且「加速全軍現代化」問題，竟成為該會議之主要議題（註三）。由此可見匪俄關係惡化，對共匪戰力影響之大，匪酋焦慮之切。

(五)東歐附庸停止對匪供應軍需物資：黑毛交惡，影響到東歐各附庸與共匪的關係。以捷克為例，據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法新社倫敦電訊稱：捷克之SDS炸藥廠及布拉第瓦炸藥廠，均停止以炸藥交付共匪；兩所軍用機械廠已將原擬交付共匪之軍械，轉交其本國陸軍使用；原為共匪承製大砲掩蔽體之班斯加拜斯利里加之斯坦巴工廠，及製造高空安全服裝之科西斯廠，均已停止共匪之訂貨；原為共匪承製拖曳機之兩所工廠，現已停止交付共匪之訂貨，並將其已製成之貨品，轉銷匈、保等國。此等情況，均影響匪軍之裝備補給。

(六)停止援建戰略工業：一九五九年二月，周匪恩來朝俄，與黑魯曉夫簽訂了「關於進一步擴大中蘇兩國間經濟合作的協定」，規定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蘇俄援助共匪建設飛機製造、船舶製造、原子能提煉、冶金、化學、石油、電力、重型機器製造、電動機製造、精密儀器製造、無線電技術等七十八項大型戰略工業，其中包括「烏魯木齊飛機製造廠」、「青島造船廠」、「長春原子原料提煉廠」、「蘭州化工機械廠」、「流動列車發電站」、「上海精密儀器製造廠」、「南京雷達製造廠」等對匪軍裝備具有極重要意義之巨型戰略企業，預計援助總值達五十億盧布（折合美金為十二億五千萬美元）。而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後，匪俄關係即日益惡化，黑魯單方面撕毀數百份原已簽訂之經濟協定

和經濟合同。判斷此七十八項巨型戰略企業，當在被「撕毀」之列。

叁 撤退軍事技術專家

(七)蘇俄撤退原子能專家：共匪對原子武器之研究，原主要依賴蘇俄。一九五五年四月匪俄簽訂「中俄原子合作協定」，俄帝曾決定：①派遣原子能專家及技術人員一百五十人赴匪區工作，並幫助匪方在俄境訓練原子技術人員二百四十名；②供給匪六千五百瓦「實驗性原子反應堆」一座，及二千五百萬電子伏特的阿爾法粒子「迴旋加速器」一個；③供給匪方所必需之科學技術資料；④供給匪方「原子反應堆」所需之核子物質及放射性元素等。現在由於此一百五十名蘇俄原子能專家之撤退，已嚴重影響匪原子武器之研究進度。美國原子專家A.C.皮爾森認為：「蘇俄原子專家的撤退，打亂了中共試爆原子彈的進度表，其作業時間至少將延遲二—三年」（註四）。

(八)停止技術援助：共匪對製造飛機之主要材料——鋁鎂合金之處理，重型及複雜機械工具、電子裝備、精密儀器、海軍用艦艇、噴射機、重砲、坦克車之製造，原來完全依靠俄帝之技術援助。現在由於俄帝停止此種技術援助，使共匪對該等軍備物資之生產發生極大困難，不得不向西德和日本乞援，西德光學儀器專家B.M.郝格尼曼博士現已應聘至北平精密儀器製造廠任技術顧問。在日本方面，則由廖匪承志與高崎達之助在去年十一月九日簽訂之「匪日一九六三——一九六七年綜合貿易備忘錄」第六條規定：「匪日應進行技術交流與技術合作」。根據此一規定，最近日本方面將派遣「技術專家代表團」十五人至匪區考察（註五）。

(九)蘇俄取回軍用器械之生產設計圖樣：一九五九年以前，蘇俄曾供給共匪「六百多種工業企業、車間的設計圖樣，一千七百多種生產機器設備和裝置的圖樣，和三百多種生產工藝說明書」（註六）。據專家們對此六百多種工業企業逐一分析之結果，發現其中約三分之一均屬戰略企業。隨着蘇俄專家的撤退，此等設計圖樣已

被帶回或焚燬（註七），予匪之軍備生產以極大困難。

匪各物資之生產已打亂，匪各工廠亦已停產。

被帶回或焚燬（註七），予匪之軍備生產以極大困難。

肆 公開迫債與強迫輸出

(十) 公開迫債：根據蘇俄官方的資料，一九六二年共匪需還債四十二百八十九萬美元，一九六三年匪需還債八千二百萬美元，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匪均需還債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韓戰時欠賬未計算在內）（註八）。而去年匪之外匯庫存額不足一億美元，償還俄債後，僅餘五千餘萬美元，大大削弱其向自由世界套購戰略物資的能力。

十一、迫使共匪輸出稀有金屬和非鐵金屬：由於還債，近二年來共匪竭力增加對俄之工礦產品輸出，如據倫敦出版的「遠東貿易」雜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號報導，一九六〇年共匪對俄輸出之稀有金屬礦砂及其提煉品僅值一七二〇萬英鎊，非鐵金屬僅值一二二〇萬英鎊；一九六一年則分別增至二一八〇萬英鎊和一九四〇萬英鎊，而此等物資均屬「後備戰略物資」，其輸出之增加，將相對削弱匪之經濟戰力。

十二、迫使共匪在嚴重飢荒之時輸出糧食：去年匪區糧荒持續，共匪大量向外購糧渡荒，俄帝非但不假援手，反而向匪繼續索取欠款，迫使共匪不得不在當年換貨議定書之外，另以糧食輸俄，作別還債之一種主要物資（註九）。糧食本身即是戰略物資之一種，特為在嚴重飢荒之時輸俄，更大大影響民心士氣，甚至激起抗暴，如去年六月十八日共匪從哈密運送大批糧食到蘇俄時，押運糧車的匪幹全部遭民衆及游擊隊殺死，糧食全部被均分，激起大規模的抗暴運動。

伍 結論

綜上所述，可見匪俄關係惡化，對於共匪支持戰爭的經濟能力之影響，確是十分重大的。它使共匪戰略工業之生產能力縮減，戰略交通線之建築速度減慢，戰略運輸能量減弱，戰略生產力之地

匪俄交惡與匪經濟戰力

區結構惡化，戰略物資之外購能力減弱，戰略經濟動員效能降低，經濟戰力應變彈性縮小，戰略物資之儲備量緊縮，後備戰略物資之集約率減小。故我們可以預見：集中主要力量，「自力更生」地加緊軍備生產，將是共匪「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一個主要目標。

美國戰略經濟專家們曾在去年察戰方股時，根據對匪支持戰爭的經濟能力之分析，肯定匪在寮國不會採取直接參戰之方式，而只能通過外交作戰與逐漸滲透之方式，從而建議美國政府在此問題上不必向俄匪讓步（註一〇）。以後事實的發展，證明此種論斷是正確的。現在正應運用此種分析，對「如何利用匪俄矛盾問題」作出實際的結論。我們認為：既然共匪支持戰爭之經濟能力遽降，是「匪俄關係惡化後所產生的最重要的實際效果之一」，則自由世界正宜及時把握並利用此一實際效果，徹底摧毀危害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之禍根亂源。適時乘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正是利用匪俄矛盾之最佳途徑。

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本文資料根據

- 註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訊。
- 註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訊。
- 註三：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大公報」。
- 註四：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紐約時報」。
- 註五：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日本共同社東京電訊。
- 註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
- 註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訊。
- 註八：一九六一年五月莫斯科出版的「對外貿易」雜誌。
- 註九：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英國「金融時報」。
- 註十：DR. Y. L. WU: 「CAN COMMUNIST CHINA AFFORD WAR」

匪俄同盟三十年

呂律

壹

今年的二月十四日，是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簽約十三週年。莫斯科和北平給鐵幕內外留下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它們為了紀念這個日子，雖然都分別舉行過活動，不過都是在貌合神離的氣氛中度過的，要同以往比較起來，就近於敷衍了。

莫斯科方面，十三日晚在「友誼之家」舉行了一個慶祝晚會，主持人是蘇俄高等及中等專科教育部長兼匪俄友好協會副主席葉留金，他同匪幫駐俄「大使」潘匪自力都分別作了針鋒相對的演說。葉龐在演說中強調匪俄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彼此社會本質的一致和彼此為爭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勝利、為爭取全世界和平而奮鬥的目的之一致上面。潘匪自力在演說中重複匪幫最近攻擊俄共、法共、義共所一再強調的：「將永遠同蘇俄，同共產集團各國在一起，高舉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旗幟，高舉俄

斯方言言和莫斯科聲明的旗幟，為加強中俄的友誼和團結，為加強整個共產集團各國的友誼和團結，為加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為加強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和革命的友誼和團結，為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更大勝利，而奮勇前進。」

蘇俄報刊，這一天差不多都刊登了紀念的文章、報導和通訊，可是一律不發表社論。譬如：「真理報」發表的是穆·朵莫翼茨基赫一篇題為「兄弟友誼般的條約」的文章，其中強調，蘇俄是向共匪伸出援助之手的第一個國家；「消息報」發表的是伊·勞波所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友誼與兄弟般的聯盟」，這篇文章似乎有意的特別指出，匪俄條約是和平的條約，不是戰爭的條約；「紅星報」刊登的是烏·席迪赫諾夫所作的「兩大民族的聯盟」，其中煞有介事的說：「我們再一次聲明，凡是胆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攻的，它將遇到『中國』、蘇俄和整個共產集團的回擊。」；「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的，是記者希爾葛里格烈揚發自北平的一篇通信，他故意的說：「蘇俄」這個字，對共匪來說，就是加速企業的別名，也意味着國家的工業化，言外之意是說，共匪離開蘇俄就談不到什麼企業和國家工業化。

北平方面，在同一時間也舉行了慶祝晚會，出面主持的是匪俄友好協會總會長吳匪玉章。在這個晚會上，該會秘書長張匪致祥的演說，同潘匪自力在莫斯科所強調的一樣，足見都是根據他們組織的指示作一個學舌的鸚鵡而已。

匪區的報刊，對於今年的「週年紀念」比蘇俄顯得更無興趣，它們在不得不發表最簡單的報導之外，既不作社論，也不發表紀念性的文章，在往年鐵定要發表的宋逆慶齡和郭匪沫若等歌功頌德的文字，今年也見不到了。

所以，從莫斯科和北平兩地二月十四日前後所作的「慶祝活動」看來，今年的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紀念，要算最冷清的一次了。

貳

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週年紀念，在過去十三年中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五〇—一九五六年），是匪「一面倒」口號叫得最響亮的時候，每年到了二月十四日前後，匪俄雙方自首都到地方、自黨政機關到羣衆團體，無不納入紀念活動之中，活動的花樣百出，而且一年比一年熱烈。

第二階段（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由於共匪反對俄共第廿次代表大會有關「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問題的決定，每年的紀念活動雖然照舊，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但是若用體溫計一試，就可知道熱度已較前下降。

第三階段（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因為美蘇大衛營會談、匪印邊境爭端、共產集團布加勒斯特會議、俄阿分裂等事件，匪俄雙方的意見日深，距離日大，「同盟」的關係隨之急劇變質，於是「同盟友好互助條約」週年紀念的熱度，也就一年比一年下降。譬如：

第九週年（一九五九），雖然大體上看不出同前一階段有什麼不同，匪俄各地一如往年舉行「慶祝」或「紀念」活動，匪俄主要報刊也都發表社論，不過匪俄的關係業已變質，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蘇俄「真理報」和匪「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得到參考。「真理報」在社論中指出：「帝國主義者及其應聲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企圖在我們兩國人民之間，在兩個兄弟黨之間散佈不和，尋找并不存在的分歧，這種希望是已經落空了。」匪「人民日報」的社論強調：「中蘇兩國在加強相互之間的友好、同盟、互助關係以及爲爭取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維護世界和平而進行共同鬥爭的問題上完全一致……。」

第十週年（一九六〇），由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所舉行的美蘇大衛營會談，黑魯曉夫既未在前先與毛匪作相應的協調，事後又把大衛營會談說成是國際關係中的「新階段」、「新紀元」，甚至說成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見匪「人民日報」本年二月廿七日社論「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又由於蘇俄對匪印邊境爭端表面上表示遺憾，其實暗中左袒印方；於是，匪俄關係日趨惡化。所以，這一年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週年紀念的活動，雖然照

舊舉行，「真理報」也照常發表了「兄弟人民」的社論，講了一些不關痛癢的濫調，但是匪「人民日報」在它的社論中却有一些刺痛蘇俄的語句。它首先強調：「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共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打開了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新時期。這次會議所通過的宣言，是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憲章。兩年多以來，在莫斯科宣言的鼓舞和指引下，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有了進一步的加強。」而後又着重的指出：「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國際反動派妄想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陰謀，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我國人民堅決爲粉碎帝國主義和一切國際反動派妄想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任何陰謀，爲徹底反對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現代修正主義而鬥爭到底。」從這一段文字裏，我們知道共匪已將「現代修正主義」的帽子加到黑魔的頭上，而它自己就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衛道者自任了。

第十一週年（一九六一），因爲：俄阿共之間的歧見日深，共匪公開支持阿共的立場；蘇俄違背莫斯科宣言和聲明，放棄同「現代修正主義」鬥爭到底的任務，共匪乘列寧九十誕辰發表了不滿俄共的「列寧主義萬歲」、「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共匪在世界工會聯合理事會會議和共產集團布加勒斯特會議中受到俄共指使下的圍攻；更壞的是，一九六一年初，蘇俄重行與南斯拉夫作死灰復燃的外交和貿易活動；因此，匪俄雙方對於這一年所作的紀念活動更不如上一年。——雙方的高級頭目并未交換賀電，黑魯曉夫僅派一個代表到匪駐俄「大使館」致賀而已。「真理報」從這一年起不作紀念性的社論，祇是發表一篇所謂編輯部的文章——「永恆的友誼」。匪「人民日報」雖然照舊發表了「偉大的團結永恆的友誼」的社論，但特意將劉匪少奇在莫斯科聲明發表以後訪俄時所說的幾句話引了進去，這就是：「……當我們每次說到要增強兩黨兩國之間的團結和人民之間的友誼的時候，人們就十分高興；相反的，任何不利於我們兩黨兩國之間的團結言論和行動，任何損害這個團結的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的言論和行動，那在中國的人民

是通不過的，在蘇俄的人民中也是通不過的。這就證明匪俄之間雖然經過一九六〇年莫斯科聲明的協調，分歧與對立仍在暗中發展。

第十二週年（一九六二），舉行在俄共第廿二屆代表大會之後，匪俄爲了阿爾巴尼亞問題，由暗鬥發展爲明爭，所以雙方紀念的活動更趨於形式化。蘇俄各報「真理」、「消息」、「紅星」一律不作社論，最多祇發表編輯部的文章。匪方的「人民日報」儘管還是和往年一樣，發表了「偉大的友好節目」的社論，顯然的，它不是爲了紀念這個日子，而是爲了共匪此時已感到陷於孤立和處於下風，所以它在社論裏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是全世界人民大團結的核心，是各國人民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會主義鬥爭勝利的重要條件。」又說：「必須像保護自己的眼珠一樣保護這種團結」。

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週年紀念的熱度一年比一年下降，這不僅是匪俄兩黨對於理論問題、根本路線問題和政策問題的歧見愈來愈深，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疏遠的反映，也是那個臭名遠揚的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可以利用的剩餘價值愈來愈少的結果。

叁

匪俄雙方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所簽訂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簡單說來，祇規定了四個共同任務，這就是：共同防禦外來的侵略；互不參加反對對方的集團、行動或措施；有關雙方利益的一切重大問題進行彼此協商；發展和鞏固雙方的經濟文化關係，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進行經濟合作。

很明顯的，在訂約當時，小小的匪僞政權不論在國防、經濟、外交等方面無不仰賴於蘇俄的幫忙與提攜。它原以爲與俄共在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社會制度、共同目標的基礎上，可以得到蘇俄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待遇；反過來，蘇俄所預期的，匪僞政權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得的最豐碩的果實，一個地大物博人衆的中國大陸，可以很快的補償它在大戰期間遭受的損失，可以予取予求的滿足它在戰後建設方面的需要；其實，它們的主觀想法，都被十

三年來的客觀事實所推翻。

第一、在過去十三年裏，共匪與非共國家之間發生過兩次戰爭：第一次是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簽訂不久所發生的韓戰，第二次是從一九五九年一直拖到現在尚未解決的印緬邊境衝突。蘇俄不但未在韓戰中出兵助共匪作戰，而且當一個非共的印度與自己的「兄弟國家」發生血流衝突的時候，它祇委託「塔斯社」發表一項聲明，表示遺憾而已。

第二、匪俄雙方都違反了「盟約」第三條的規定——互不參加反對對方的集團、行動或措施：如上所述，匪印之間因邊境問題早已形成敵對狀態，但蘇俄對印度的軍經援助不但未予停止，而且有逐漸加強的跡象；反過來，阿爾巴尼亞與蘇俄分裂後，它們事實上已立於對立的地位，蘇俄對阿已斷絕外交和經濟的關係，共匪則公然在口頭、文字和行動上支持阿共。

第三、黑魯曉夫與艾森豪大衛營的會談，是破壞「盟約」第四條最具體的事例。黑魔明知共匪反對此舉，而此等與雙方有關的重大問題，黑魔在赴美會談之前不與共匪協商，在共匪看來，這是嚴重的故意違反「盟約」的行爲。

第四、匪俄違反「盟約」第五條的情況，可以從雙方的經濟合作得其大概。匪俄的經濟合作雖然花樣甚多，諸如對外貿易，幫助建設工業企業以及交換科學技術成就與經驗等，但具體的表現是在經援與貿易兩種形式上。蘇俄對共匪的援助，戳穿了就是對共匪的剝削。除「派遣專家」、「代爲培養技術幹部」的費用從「貸款」中扣除外，供應共匪發展工業的機器設備，雙方必須通過貿易途徑清算。根據蘇俄官方公佈的貿易資料，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自一九五五年以後蘇俄對共匪的貿易額逐年下降，而共匪對蘇俄的貿易額則逐年上升。這種現象是說明兩點：首先，蘇俄對共匪的援助已不像一九五六年以前那樣積極；其次，共匪所得到的「俄援」，要通過貿易加倍償還。

年份	俄對匪的貿易 (單位：百萬盧布)	匪對俄的貿易 (單位：百萬盧布)	備考
一九五〇	一五五二·八	七六五·一	
一九五一	一九一三·七	一三二五·〇	
一九五二	二二一六·九	一六五五·〇	
一九五三	二七九〇·三	一八九八·九	
一九五四	三〇三七·一	一三三三·四	
一九五五	二九九三·四	二五七四·〇	
一九五六	二九三二·一	三〇五六·九	
一九五七	二一七六·四	二九五二·五	
一九五八	二五三六·〇	三五二五·〇	經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協調，俄援又增。
一九五九	三八一八·三	四四〇一·二	
一九六〇	三二六八·〇	三三九二·〇	因匪印邊境爭端，匪俄關係又轉壞，俄援重行下降。
一九六一	三三〇·六	四九六·三	蘇俄自本年一月一日實行新幣制。

蘇俄藉經濟上的援助對共匪施用壓力的最佳證明，據匪「人民日報」在「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的社論中透露，自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以後，蘇俄不顧國際慣例，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匪俄之間的協定與合同，已不是幾件和幾十件，而是幾百件。

肆

國與國之間的同盟條約，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最低限度的尊嚴，

匪俄同盟十三年

這種尊嚴的形成，是靠締約國雙方嚴格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由於它們私心自用，競相破壞，「條約」的尊嚴掃地，所以它的週年紀念一年不如一年，以至本年第十三個週年紀念，不論莫斯科或北平，都在冷冷清清的氣氛中度過。

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下一步的發展如何？這是一個頗堪注意的問題，但是并非一個很難判斷的問題。我們的看法是：

一、假如匪俄兩黨的分歧繼續發展下去，它們之間的關係最後像俄阿的關係那樣，則這個「條約」最後一口氣的斷絕，僅是時間問題而已。

二、即使匪俄兩黨由於交換信件的结果，彼此同意舉行雙邊會談，又能在雙邊會談中達成協議，促成各國共黨代表會議，最後消除分裂，恢復團結，把一個奄奄一息的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挽救回來；不過，一面已經破碎的鏡子，即使使用盡匠心使之復圓，復圓後的破鏡要想消除它的裂痕，那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匪俄雙邊會談的實現不是沒有條件的，而匪俄以至匪與其他共黨之間的歧見完全消除也不是沒有困難的。

俄共中央本年二月廿一日致共匪的信中承認：現在，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已經出現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時刻。信中強調：今後它們是否將在一個隊伍中共同前進，還是把它們自己拖到一場沉重的鬥爭中——這場鬥爭祇能導致它們彼此的疏遠，削弱它們的力量，破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這將取決於它們，取決於它們的政策是否正確。這等於是警告共匪，不但要放棄教條主義，更須取消冒險主義。

共匪並沒有因為俄共的警告作出相應的讓步，它在本年三月九日的覆信中藉口「消除分歧」「恢復團結」重申它在去年四月七日信中所提的「克服障礙」「作好準備」的五點主張，這就是：(一)彼此有爭執的黨或國家要採取有利於和緩關係、恢復團結的步驟；(二)停止公開攻擊；(三)舉行雙邊或多邊會談；(四)蘇俄與阿爾巴尼亞消除分歧，恢復正常關係；(五)召開各國共黨代表會議。在上述五項主張中，令俄共最感頭痛的，倒不是二至五項，而是第一項。所謂「有利於和緩關係、恢復團結的步驟」，除包

括俄共必須放棄或修改「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普遍徹底裁軍」的理論、路線和政策外，還必須恢復業已撕毀的與共匪之間簽訂過的幾百件協定與合同，並且還要遵照莫斯科宣言和聲明與南斯拉夫重行敵對起來。——這無異是對俄共提出一件哀的美頓書，無異迫令黑魯曉夫先行認錯投降。

我們從匪俄雙方交換的信件中不難看出，它們真正能够促成會談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即使勉強湊成一個會談，達成協議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由此也就不難得出結論，今後的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即使不遭廢棄，也不過是一張名不符實的廢紙，它不但不能成爲匪俄之間攻守同盟的約束，也不再充當它們相互用以擗取對方的角色。

自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簽訂之後，國際間有人認爲這是我們反攻途程中的障礙物，當我們反攻的時候，蘇俄可能根據「條約」第一條的規定出兵援助共匪，其實，這是一種杞憂。

「條約」第一條規定：「……保證共同盡力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間接在侵略行爲上與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國家之重新侵略與破壞和平。」在匪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略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的或其他援助。這裏清清楚楚的指出，必須在「任何一方受到日本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略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才發生「盡其全力給予軍事的或其他援助」的義務，在另外的情況下，譬如匪印邊境衝突，蘇俄就不受此項規定的約束。

或者有人會說黑魯曉夫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曾致艾森豪一信，信中曾經強調：「對我國偉大的朋友、盟邦和隣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也就等於對蘇俄的侵犯。忠於自己義務的我國，將盡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國一道來維護兩國安全，維護遠東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知道，我們的反攻，是一國內部鋤奸討逆弔民伐罪的義戰，與外來的對共匪的所謂「侵略」不可同日而語，蘇俄沒有任何理由或藉口出兵援助共匪。所以，它爲了推行「和平共處」的政策，爲了保全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培養共產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它要竭盡所能的避免一場核子戰爭，絕不會冒着干涉他國內政

的危險出兵爲共匪張目。

總之，匪俄「同盟友好互助條約」今後不論是存是亡，對於我們的反攻大業不會起任何阻礙作用。不錯，黑魯曉夫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加列寧區發表競選演說時又作一次恫嚇，他說：「我們嚴厲警告帝國主義老爺們，如果要進攻古巴或者是進攻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要進攻朝鮮民主共和國以及進攻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麼蘇俄將援助自己的朋友，將給侵略者以毀滅性的打擊。」明眼人一望而知，這是黑魯爲緩和共產集團進一步分裂所拋出的一塊糖果，這同過去爲柏林問題所作的恫嚇性聲明一樣，是不值得重視的濫調。

——上接第65頁——

文主義」，反對兩個大國的「大人物」包辦一切。這種態度恐將使黑魔更多所顧忌，因爲假如蘇俄認真援助共匪，挽救它的經濟危機，是不是會更提高共匪的發言地位？另一方面，匪俄之間究竟有其利害一致之處，經濟關係似亦不致更形惡化。一九六二年六月「經濟互助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十六次大會時，僞蒙被承認爲會員國，阿爾巴尼亞被踢出會外，共匪、北越、北韓均未派觀察員出席。同年十二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第十七次大會，北越派有觀察員，共匪、北韓仍被摒會外。不過，共匪本非會員國，它是被黑魔承認可以全面發展自己的經濟，并不在「經濟委員會」範圍內担任「國際分工」的任務，因此它之被排斥與阿爾巴尼亞之被逐不同。而本年二月初在布拉格舉行的共產國家財長會議，共匪、北韓甚至阿爾巴尼亞均曾參加，那次會議簽訂了共產國家間的結算與貿易支付多邊協定，可知匪俄間的貿易仍將繼續，共匪也仍須透過貿易還債。又去年十一月卅日莫斯科廣播，烏拉爾機器製造工作者，爲匪三門峽製造的第二台水輪發電機（發電能力十五萬瓩），即將啓運交貨。因此我們認爲匪俄間的經濟關係，短期內決難好轉，但也不致完全中斷，其具體發展恐將隨黑毛鬥爭之演變而演變。

(完)

業，這數字後來續有增加。據一九五九年第十八號「世界知識」偽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林匪海雲論文中稱，僅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五三—五七），俄即助匪建設企業一六六項。此外，在同一期間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援助建設的計有六八個工廠企業，到一九五八年底建成并投入生產的有四個。一九五五年版彭匪明在所著「中蘇人民友誼簡史」中稱，至一九五四年九月止，俄援建設一部或全部竣工投入生產者有一七項，已開始施工者三四項，餘均在設計準備中。另據其他資料，一部或全部建成并投入生產的企業，一九五六年底為四三項，一九五七年底增至六七項，一九五八年底已達一一三項，另有二二個獨立車間也投入生產。

蘇俄的援助係採物資供應方式，自一九五〇至五八年，共匪輸一九五〇——六一年匪俄貿易概況表

入的主要生產資財，大部來自共產國家（自然以蘇俄為主），以下是林匪海雲在前引論文中的統計資料：

機床	七七·九%	汽車	九二·一%
石油	九六·六%	柴油機	九一·四%
機車	九九·五%	黑色金屬	五七·〇%
鑽探機	八四·五%	儀器	七四·七%

這些物資的輸入，不少是與俄援建設的企業有關的。

二

貿易一項，在經濟關係中當佔極重要之地位，自一九五〇至六一年，匪俄貿易情形如下表：（單位：百萬新盧布）

年 度	貿易總額	匪輸 出	匪輸 入	出(+)入(-)超
一九五〇	五一九·四	一六九·六	三四九·八	(-)一八〇·二
一九五一	七二八·一	二九九·〇	四二九·一	(-)一三〇·一
一九五二	八七一·八	三七二·七	四九九·一	(-)一六六·四
一九五三	一〇四八·一	四二七·七	六二〇·四	(-)一九二·七
一九五四	一一〇五·〇	五二一·〇	六八四·〇	(-)一六三·〇
一九五五	一二五三·九	五七九·七	六七四·二	(-)九四·五
一九五六	一三四八·九	六八八·五	六六〇·〇	(+)二八·一
一九五七	一一五五·二	六六五·〇	四九〇·二	(+)一七四·八
一九五八	一三六五·一	七九三·九	五七一·二	(+)二二二·七
一九五九	一八五一·二	九九一·二	八六〇·〇	(+)一三一·二
一九六〇	一四九八·七	七六三·三	七三五·四	(+)二七·九
一九六一	八二六·九	四九六·三	三三〇·六	(+)一六五·七

（本報根據蘇俄統計局編「蘇俄對外貿易統計彙編」發表數字以新盧布折合而成者）

資料來源：一九六三年一月廿一日「亞細亞經濟旬報」。係根據蘇俄歷年「對外貿易統計彙編」發表數字以新盧布折合而成者（原註）。另據西方估計，一九六二年雙方貿易總額約為六至七億美元（按官價匯率，一美元等於〇·九新盧布）。

蘇俄的經援既採機械、設備等商品供應形式進行，對此我們似應特別一提。左表係一九五〇年以來，俄製機械、設備對匪供應情形。

一九五〇—六一年俄製機械、設備輸匪概況表

區分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機械設備	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輸匪額 (百萬盧布)	二六·五	(估計) 六〇〇·〇	六六·〇	六四五·〇	七九五·〇	九八〇·〇	一、二九〇·〇	一、〇六〇·〇	一、二七〇·〇	二、三九〇·〇						
佔俄對匪輸出總額(%)	二〇·七	(三三·六)	二六·三	(二四·二)	二六·二	三〇·七	四一·六	四九·九	五〇·二	六二·六	(六一·〇)	(二九·四)				
佔俄機械設備輸出總額(%)																
內成套設備輸匪額 (百萬盧布)	四·一		一六三·〇	一七七·〇	一七五·〇	五五六·〇	八六八·〇	八三六·〇	六六五·〇	一、五九〇·〇						
佔俄對匪輸出總額(%)	〇·三	(六·八)	七·三	七·二	二·三	一八·九	(二九·三)	二六·四	二六·二	四一·九	(四一·八)	(二二·五)				
佔俄成套設備輸出總額(%)						五·〇	七·〇	六五·〇	四九·〇	七〇·〇						

(註)本表係一九六一年一月號「蘇俄研究」箱崎三郎繪製者，金額係舊盧布。()內係一九六三年一月廿八日「亞細亞經濟旬報」發表資料，二者數字相同者即不另註明。箱崎氏資料至一九五九年止，一九六〇、六一年俄輸匪機械設備金額，如以各該年度()內比率計算，應為四五三·〇及九七·二百萬新盧布。

另一項重要而且與軍事有關的物資，就是石油，自一九五〇年以降，俄輸匪石油及製品的情形如左表：
蘇俄石油及製品輸匪概況表(單位千噸)

區分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原油	三八·九	三九七·三	三八〇·四	六七二·〇	六三五·九	五六七·六	*七三·三					
燈油	三六·五	四九九·〇	三七二·八	三三二·八	三八〇·一	三八六·二	五二二·一					

汽油	七〇・九	六四一・四	五七三・一	六四〇・七	一二五六・〇	一〇五五・〇	一、三二五・二
柴油	一四・〇	三七六・八	三八〇・二	六六二・九	五五六・六	七〇八・八	八四一・〇
機械油	二二・五	七三・八	九五・三	一九八・五	二一六・一	二二二・一	二二八・四
總計	一八三・二	一九八八・三	一八〇一・八	二五〇六・六	三〇四四・七	二九二九・七	二九七〇・〇
共匪原油產量	二〇〇・〇	—	—	一、四五八・〇	二、二六四・〇	三、七〇〇・〇	—
匪區估計消費量	四三三・〇	—	—	三、二六〇・〇	四、七七一・〇	六、七四八・〇	—

(註)(一) 右表仍以箱崎三郎氏資料為準，一九六〇、六一
年數額係根據一九六二年「新中國年鑑」及一九六三年二
月一日「亞細亞經濟旬報」資料填入。(二)* 號係原資
料未列，經依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每日新聞」資
料該年度輸入總額二百九十七萬噸算出之約數。(三)原
如以價格計算，俄輸匪石油及製品所佔比重如左：

表總計欄內數字多有較高者，是否尙有其他品類計入不詳
，已依表列分項數字改正。(四)「每日新聞」報導，一
九五一年匪產石油卅萬噸，一九六二年目標產量爲五〇〇
—六〇〇萬噸，事實上恐難達到。

石油及製品價格總額 (百萬盧布)	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估蘇俄對匪輸出總額 (%)	二・九	—	五・九	六・四	三・九	二〇・六	二二・七	二六・六	二四・六	三・三

(註)本表爲箱崎三郎氏所繪製，時間截至一九五九年，金額爲
舊盧布。

近年來共匪農產品及棉織品輸俄數量表(單位：千噸)

據「新中國年鑑」資料，共匪對外輸出品類中，一九五九年工礦
產品已約佔四〇%，但一九五〇年時僅佔九・三%，一九五八年亦
僅佔二七・五%。另據前引林匪海雲論文中透露，自一九五〇至
五八年期間，共匪各項商品輸往共產國家者佔其各項輸出貨物之
比率爲：大豆七九・七%、食用油七六・七%、鎊砂一〇〇%、錫
九六・四%、凍豬肉九九・五%、罐頭八六・八%、蘋果八九%、
廠絲七四・八%、呢絨九六%。上述除少數礦產外，均係民生必需
品，而大部係輸往蘇俄。至近年來輸俄農產品各項絕對數額如左：

大豆	六三八・九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米	六五八・四	—	—	—
桐油	二一・七	—	—	—
肉及製品	八二・五	—	—	—
活家畜	一三・〇	—	—	—

蔬菜	二二·七	六·七	四·九
棉花	七一·五	四六·九	一一·三
棉織品	一四八·九	一〇〇·二	二四·一
(百萬公尺)			

資料來源：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日文「經濟學人」。

按一九六一年以降，匪俄貿易協定匪輸俄品類中，已無食品一項，右表後兩年輸俄食品，當係償債用。共匪且因食品缺乏而增加其工礦品輸俄，以償俄債。

三

彭匪明會稱偽政權一成立，蘇俄「專家」就到了匪區。按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七日，匪俄會簽訂過關於蘇俄專家在匪區「工作條件」的協定。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簽訂過匪區「公民」在蘇俄高等學校學習的協定。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又簽訂科學技術合作協定，明文規定蘇俄為匪培養一批科學技術人才，蘇俄增派一批專家，並提供大量科技資料。據箱崎三郎氏依共會談話及有關資料所作研究，蘇俄派往匪區的專家，到一九六〇年初已達七、五〇〇人，有數額相同的匪區專家與工人，在蘇俄各企業中實習，經俄國教育的匪區學生已達六、五〇〇人。蘇俄提供共匪的基本建設用綜合設計一、二五〇件、機械設備的設計四、〇〇〇件、技術文書一、一〇〇，技術說明書三、二〇〇，而且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已提供了三分之二。匪區國民經濟部門採用蘇俄設計而建設的達一五九項企業，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根據蘇俄設計的一四〇個工場中生產品計二、六二〇種。匪區機械製造工場的產品中，六〇%係根據外國設計者，其中蘇俄設計者即達八五%。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匪區生產的工作母機數五一、五〇〇台中，蘇俄設計者為四三、五〇〇。

四

匪俄經濟關係之探討

茲參照前引資料，試作分析如下：

(一)蘇俄以貸款名義給與共匪的援助，僅一七億二千萬舊盧布，合四億三千萬美元。但本年二月四日匪「人民日報」轉載「塔斯社」二日訊，最近八年來蘇俄給與印度的低利、有優惠條件的貸款達三十八億多盧比(外電傳說共達四〇億)。現正協助印度建設三十個工業企業和項目。此項貸款額數如依一美元四·六盧比官價匯率折合，應在八億美元以上，那末俄貸匪者僅及貸印款額之半數。則共匪所謂蘇俄對它施加壓力而以鉅款貸給中立國家，不為無因。可是，俄對匪援助不限於貸款，而協助共匪建設工業企業所提供的機械、設備等價款應計在內，且所謂貸款亦係以物資供應形式進行。據俄官方資料，截至一九五七年底也就是共匪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它向匪提供的援助為八一億盧布。按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廿次大會中黑魯曉夫透露，俄已向匪提供了五六億盧布的援助，此數與同年四月米高揚在匪區應允增加援助數合計為八一億盧布。惟一九五七年俄輸匪機械設備減少，則米高揚應允援助共匪五項企業相當於二五億盧布的物資，是否已全部交付，不無可疑。

(二)共匪出版的一九五八年「世界知識年鑑」及李匪先念一九五七年六月廿九日的財政報告中，都說自偽政權成立到一九五七年，蘇俄給與共匪的貸款共為五二億九、四〇〇萬僑元。此處所謂貸款當係指前述各項經援的總數而言，因為那同樣須以商品償還。據箱崎三郎氏的研究，一九五五年九月「共產黨人」雜誌上麥克拉柯夫論文中說共匪：「為發展經濟與文化，決定五年內支出七六六·六億僑元(新僑幣)，這等於黃金七億兩(每兩三七·三公分)——原註)以上或二·六萬噸。」如依此計算，則偽幣一元相當黃金〇·三四六八三公分，而蘇俄舊盧布含金量為〇·二二二一六八公分，一僑元應合一·五三盧布，而八一億盧布，恰等於五二億九、四〇〇萬僑元。按匪一九六一年「世界知識年鑑」載同年八月一日官價，非貿易匯率一〇〇新盧布合一六六·六七僑元，貿易匯率一〇〇新盧布合二二二·二二僑元，而新盧布含金量為〇·九八七四一二公分，依箱崎氏假定之偽幣含金量計算，不甚相符(箱崎氏上述計算數字似亦微有誤差)。此處且依李匪先念報告數字言，一九五〇

一九五二年即共匪所謂「經濟恢復時期」，俄援爲二一·七四億僑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俄援三一·二億僑元，合共五二·九四億僑元。按共匪「偉大十年」資料，「恢復」期僅列一九五二年工業投資一六·九億僑元，則俄援之使用當不限於工業。同一期間基本建設投資額爲七八·四億僑元（基建投資額係包括計劃內及計劃外投資額，下同），「國家」計劃內投資爲六六·三億元，俄援佔前者二七·七%，佔後者三二·八%。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基建投資五五·〇億僑元，「計劃內」投資爲四九二·七億僑元，工業投資爲二五〇億僑元，俄援分別佔五·七%、六·四%、一二·五%。由此可知，在所謂「恢復期俄援所佔地位固極重要，而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俄援當大部使用於工業企業方面，其所佔比重亦高達一二·五%，其重要性不容忽視。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所謂「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共匪的投資額，已無法獲取完整資料，據吾人所已悉者爲：一九五八年基建投資二六·七億僑元，內「計劃內」投資一二·四·四億僑元，工業投資一七·三億僑元；一九五九年基建投資不詳，「計劃內」投資二六·七億僑元，一九六〇年計劃投資額爲：基建投資三八·五億僑元，內「計劃內」投資三二·五億僑元。至於俄援數字則僅一九五八年的一九億僑元，及一九五九年的五〇億僑元，而且該等援助顯然并未如約執行。不過，就計劃言，至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俄對匪經援仍超過東歐附庸所獲俄援的總和。據箱崎氏研究，一九五九年以前蘇俄對於東歐附庸除大量榨取外，也要給與「賠償」約二·八億美元，而經援約九〇億一、七〇〇萬盧布（見一九六一年三月號「蘇俄研究」），僅略多於共匪一九五七年以前所獲之八一億盧布而已。

(二) 據箱崎氏透露，一九六〇年左右，蘇俄援助全體附庸建設的企業總數爲六二〇項，獨立車間一九〇個，而援助共匪的經合併後還有二九一項企業、五九個獨立車間，分別佔上項總額的四七%及三一%。又據吾人所悉，共匪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單位共六九四個，在這些重點工程中，又以蘇俄協助的一四五個爲中心，而俄援建設的都是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大型工業，其重要性實不能僅以企業數目估計。更以建設速度言，固然有若干企業并

未如期完成。但一九五七年已一部或全部投入生產者六七項，一九五八年底增至一一三項，與一九五三年九月協定，截至一九五九年援建一四一項企業之數字，相差并不太遠。

(四) 史達林時代給與共匪貸款十二億盧布，年息一%，條件比較優惠（按蘇俄與東歐附庸年度貿易差額移至下年度結算時，其年息爲二%）；而黑魯曉夫時代給與共匪的貸款僅五億二千萬盧布。但這并不表示前者對於共匪較爲優遇。按十二億貸款係在共匪所謂「經濟恢復」期，貸款協定中載明係「蘇聯政府鑒於中國（共匪）因其境內長期軍事行動而遭受的非常破壞」，才同意以優惠條件給與共匪的。這項「破壞」，蘇俄與共匪均有責任。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的調查報告，俄軍佔領我東北期間，該地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〇億五八〇〇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複置費用及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爲二十億美元。那末史達林給與毛匪的三億美元貸款，僅爲其劫掠所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五)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匪爲慶祝史達林七十生辰，曾親自朝俄，翌年二月雖獲得了上述貸款，但同時又簽訂了關於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蘇俄繼續使用該等鐵路及港口，雖規定一九五二年底前蘇俄由旅順撤軍，但其設備的恢復及建設費用，須由匪償付。稍後，即三月廿七日又分別簽約，匪俄在新疆創辦「匪蘇石油」、「匪蘇有色金屬及稀有金屬」及「民用航空」和「大連造船」等公司。該等公司名爲合資，但蘇俄僅提供機械、設計及技術人員，產品分得，而民用航空則共負盈虧。一九五四年的五億二千萬盧布貸款，則是黑魯曉夫親赴匪區參加偽「慶」時答應的，前後形勢已頗有不同。除貸款外，蘇俄并應允助匪新建十五項企業及擴大原有協定規定企業的供應範圍。蘇俄又將前述四公司俄股移交共匪（股份價值由匪以商品形式償還），贈送大批機器、設備使匪得以在黑龍江北大荒地區組織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大型「國營」穀物農場，并把正在北平「蘇聯展覽館」展出的機床及農業機器贈與共匪。此外，又發佈關於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并組織聯運的聯合公報，指出在匪區內修築該鐵路時，蘇俄也給與全面

的技術援助。同年十月，蘇俄的軍隊自旅順撤退時，該地區的設備也無償交與共匪。由此看來，黑魔時代的毛匪地位，實已提高了很多。

(六)一九五六年二月黑魯曉夫在俄共第廿次大會發表反史的祕密演說，指責史達林對共匪提出一片殖民主義氣味的經濟要求，堅持匪區工、礦業要由匪俄「聯營」，史對共匪內政要有決定權，而使得毛匪難堪。這些話當并非無的放矢，因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匪已抵莫斯科，到翌年二、三月間才簽訂了上述那些協定，「商談」的時間不短，而該等協定又確是喪權辱國的賣身契。奇怪的是毛匪現在僅僅指責黑魔對他施經濟壓力，而不提史達林。

(七)一九五六年黑魔發動反史，毛匪極不同意，遲至四月五日匪「人民日報」才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史魔實際譽多於毀。同月六、七兩日，米高揚率團訪匪，雙方發表公報，俄援匪新建五項企業，供應機械、設備值二五億盧布。其時，黑魔對於毛匪似在施行經濟小惠，以資拉攏。十月底匈牙利革命，黑魔政策遭受打擊。十二月廿九日匪「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起周匪恩來赴東南亞訪問，因匈牙利事件被中途召回，翌年初赴莫斯科轉往東歐，為黑魔收拾善後。他在莫斯科受到盛大歡迎，黑魔并當他的面稱頌史達林。一九五七年春，匪區確曾發動一次「鳴放」運動，但驚於人民反共情緒的強烈，不得不急急收場，再度恢復強硬路線。毛匪也許因此懂得到究竟無法步黑魔的後塵。一九五七年這一年，在匪俄關係上，政治與文化的往來頻繁，而經濟事務則呈現相反趨勢。政治方面，除一月七至十八日周匪應邀前往蘇俄及東歐外。四月十五至五月廿六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匪，這是蘇俄元首訪匪之始。九月廿九日至十月廿七日以阿里斯托夫為首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匪區，這也是最高蘇維埃訪匪的首次。十一月二至廿一日毛匪率團赴俄參加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并出席莫斯科的國際共黨會議。同月四至廿八日劉匪竊一率團參加蘇俄慶典。同月七至九日，蘇俄以安德烈耶夫為首的代表團在匪區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同月六日至十一月三日彭匪德懷率軍事代表團訪俄。

匪俄經濟關係之探討

文化方面，三月十二日蘇俄將北平蘇俄紅十字醫院全部設備無償贈與共匪。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二日郭匪沫若率團訪俄，商談進一步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合作問題。十月廿九日蘇俄成立「匪蘇友好協會」，由安德烈耶夫任主席，出版「匪蘇友好」雜誌。一九五七年一年間，匪派赴俄的文化藝術代表團、表演團共廿二個，蘇俄派往匪區的同類代表團則有廿五個。然而在經濟關係上，却似乎步入了淡季。如果說政治文化接觸頻繁是為了在理論思想上有所協調，那顯然并未成功。因為一般傳說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中的「非和平」過渡方式，是毛匪堅決主張加入的，迄今匪俄雙方對這個宣言的解釋，仍各執己見。

(八)就前引匪俄貿易概況表看來，一九五五年以前，一直是共匪入超，一九五六年轉為出超，這自然是償債的關係。不過，第一筆貸款應自一九五四年起償付；最初，是否在這方面，蘇俄也給與共匪若干便利，不得而知。不過，到一九五七年雙方貿易額，較前大減，這可能因為那一年是共匪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若干工業建設或則完成或則縮減所致，也可能與蘇俄須對動亂後的東歐支付若干援助有關。蘇俄對匪援助，在經濟恢復時期以機械設備為主，在建設時期則成套設備的比重增加。一九五七年這兩項援助都隨貿易額減少而降低，實不足為奇。惟一九五八年為匪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也是「大躍進」的開始，共匪整個對外貿易額大增，而同年四月廿三日匪俄又簽訂了通商航海條約，但該年度的匪俄貿易與一九五六年相較，增加額并不太多，而機械設備輸匪額僅略高於一九五六年，若單就其中之成套設備而言，反低於一九五七年，似乎有些反常。

(九)共匪於第五次五年計劃開始之際，當然希望得到蘇俄的新經援，一九五八年五月廿六日陳匪雲、李匪富春聯袂赴俄，但無結果而還。前此共匪不斷叫囂向蘇俄學習，強調蘇俄的援助，此後却改叫「自力更生」，暗示或明言沒有蘇俄的援助，共匪也可從事建設。所謂「土洋並舉」「兩條腿走路」的大躍進，或係在沒有俄援之下實逼處此，但蘇俄不同意「大躍進」，黑魯曉夫會對美議員批評過「人民公社」。依據日人報導，當時匪區內工廠高懸「大躍進

的標語等等，禁止俄人入內，若干蘇俄專家則紛紛撤離，瀋陽蘇俄領事館也傳於一九五七年六月間關閉，而匪留俄學生有一、五〇〇人轉往東歐。這些消息是否屬實，頗難判定，因為如前所述，俄援企業在一九五八年繼續完成者不在少數。而某項企業建設完成，其專家即行回國也在情理中。何況俄代匪訓練之技術人員返回匪區，也可接替其一部份任務。惟觀乎前述貿易尤其是機械設備輸匪情形，則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四七項企業援助協定，恐未認真實施。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匪黨六中全會，毛匪宣佈不出任下屆偽「主席」，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協定，蘇俄即與匪相當於五十億盧布、七八項工業的援助。同年匪俄貿易隨同共匪全部對外貿易的發展而達於最高峯，而機械與成套設備的輸匪額也急劇增加，實予人以蘇俄會使用經濟手段對毛匪個人施加壓力的印象。

(十)共匪稱共產集團的分裂運動開始於一九五九年，那是不確的，實際上在一九五六年俄共第廿次大會的「和平共存」的鬥爭路線已種下了根。不過，一九五九年黑魔與艾森豪大衛營會談之後，才更加明顯。據傳當時共匪禁止黑魔訪美新聞影片在匪區上映，黑魔訪美歸國，於九月廿七日至十月四日轉往匪區參加偽「慶」，黑毛會談之後竟未發表公報。一九六〇年五月初二事件發生後，毛匪譏笑黑魔輕信艾森豪。同月廿日共匪在北平舉行三二〇萬人的羣衆反美大會，這一半是做給黑魔看的。前此四月廿二日列寧九十歲生日，共匪「紅旗」雜誌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挑起公開的理論鬥爭。六月間羅共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黑魔率領東歐共黨反擊共匪。此後雙方關係益趨低潮。

(十一)黑魯曉夫在阿共中培植過反霍查勢力，曾乘一九六〇年阿境大旱時對霍查實施經濟制裁。他是否也對毛匪施展過同樣的手段，頗堪注意。據匪一九六一年「世界知識年鑑」載稱，一九五九年匪俄貿易總額較前一年增加三〇%以上，佔俄對外貿易總額二〇%，佔匪對外貿易總額五〇%左右，在雙方貿易總額中，彼此都互

佔首位。一九六〇年雙方貿易額降低二〇%，一九六一年貿易額僅略超過前一年的半數。按一九六一年蘇俄與東德貿易額一八億七、六五〇萬新盧布，俄捷貿易一二億新盧布，俄波貿易九億〇、六八〇萬新盧布，俄匪貿易僅八億有奇，已降居第四位（一九六二年俄保貿易已達七億五千萬新盧布，則共匪之順位必更降低）。這固然與匪區大災荒，全部對外貿易萎縮有關，但俄對匪施加壓力最顯著的時期，當自一九六〇年開始。據美國方面的報導，一九六〇年蘇俄專家由匪區全面撤退，連藍圖都帶走，當屬事實。共匪的大躍進，本來早已失敗，俄援全部停止，更加深了共匪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因此匪區工業大部停頓，共匪不得不集中精力「大辦農業」。

(十二)不過，蘇俄援助共匪，也有其力不從心之處。譬如蘇俄的機械生產并不充分，據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日本「每日新聞」晚刊轉載蘇俄最近資料，東歐六國由蘇俄輸入物資在其各該項總輸入額中所佔比率為：石油九七%、鋼鐵八四%、穀物八四%、木材六三%、機械二七%。蘇俄的機械生產不僅不能滿足目前正準備與歐洲共同市場從事競賽的東歐附庸的需要，而且它自己還不得不由東歐甚至西歐輸入機械、設備。然而過去，它對匪提供的機械設備不少，不僅共匪的工場中充斥了俄製機械設備，且俄輸匪機械設備，有時竟佔其該項輸出總額的五〇%，而成套設備最高時竟達七〇%。不過，這顯然仍不能滿足共匪無量的需求。一九六一年匪俄貿易暴落，而俄對匪輸出中機械設備所佔比重也降至二九·四%，這除了匪俄一般經濟關係惡化外，實際上蘇俄也無力供應共匪目前「大辦農業」所需的機械設備。過去，共匪的農業機械雖大部來自蘇俄，但蘇俄本身的農業機械也不够用。而共匪急需的化肥、化學纖維與製造這些的機械與工場設備，也都是蘇俄本身所缺乏的。近年來共匪由西方購入的化肥遠超過由俄購入者，其情形如左：

共匪化肥輸入概況表（單位—千美元）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由蘇俄輸入	五四三	一·五	一、二四二	二·八	八三〇	二·一	八八六	三·二
由西方輸入	三六、八八九	九八·五	四二、五四〇	九七·二	三八、五〇二	九七·九	二六、八九六	九六·八
總計	三七、四三二	一〇〇	四三、七八二	一〇〇	三九、三三二	一〇〇	二七、七八二	一〇〇

資料來源：一九六三年一月廿一日「亞細亞經濟旬報」
 由此可知，蘇俄本身薄弱部門，自己都需要孔亟，自無力供應共匪。

(十二)目前共匪極為需要而蘇俄也有力供應的厥為石油，據本年一月五日中央社電訊：「華盛頓郵報」揭載羅森斐爾德的分析，蘇俄在一九五九—六一年會運輸三百萬公噸石油赴匪區，佔共匪本身產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以估計二分之一為依據，則共匪所需石油中的三分之一，仰賴於蘇俄。該報所稱三百萬公噸如係每年輸匪量，則與吾人前引列表數字極接近。按共匪缺乏石油，為一般所公認，據傳本年一月十日共匪與伊拉克延長貿易協定時，規定共匪以機器鋼材、木材及絲、棉織品，換取伊拉克之石油。而且，共匪所最感缺乏者為汽油（本年一月「日匪貿易促進會」於八日發表，匪將出口四千噸重油）。這不僅是軍事上之所必需，就在共匪「大辦農業」時，構造複雜的中小型農營機械的需要，尤甚於大型機械，那些內燃機裏都需要汽油。依美專欄作家艾索普估計，這次匪印衝突，共匪動員了九千輛卡車，幾佔其總數的六分之一，那裏所消耗的也是汽油。又一九六一年匪俄貿易協定俄供匪物資中，尚有石油設備一項，一九六二年協定中沒有了石油機械設備，只有石油及其產品，這樣會更加深共匪對蘇俄石油的依存程度。而俄輸匪物資中汽油一項未有顯著減少，一九六一年反達最高峯。因此，自由世界所稱，蘇俄一旦停止供油，即可制匪死命，并不誇大。

匪俄經濟關係之探討

(十四)一九六一年匪俄貿易談判，二月間就在北平開始，三月間移到莫斯科商議，四月七日才簽了約。一九六二年傳來的消息，是共匪封閉蘇俄在上海和哈爾濱的領事館，蘇俄撤退上海貿易代表團等等。因此匪俄間貿易額的暴落，已不能完全用共匪經濟困難來解釋。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在韓戰期間，蘇俄給了共匪多少秘密貸款，或是在軍事上作過多大的援助（如篇首所引三四〇億盧布屬實，當絕非單純經援數字）；如果蘇俄繼續逼這筆債，共匪如何吃得消？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蘇俄對於共匪的援助，自己已相當吃力，但尚不能為共匪的工業打下真正的基礎。一九六一年共匪即對訪匪的日本商人，抱怨蘇俄不依約交付工業設備，甚至連黃河水電發展計劃（包括龐大的三門峽水壩及水電計劃在內）及東北的幾個造船計劃這樣兩項主要工業發展計劃，也因為缺少大、小型的發電機，而陷於停頓。但同時黑魔也面告高琦達之助，蘇俄缺乏機械尤其是發電機，想向日本大量購進，用來開發西伯利亞。由此看來，黑魔即使再施小惠，給共匪一些經濟援助，對於匪區內被共匪摧殘殆盡的經濟基礎，究能有若干補益？

(十五)共匪經濟建設全面破產，俄援的停頓與共匪的盲動同為其重要原因，且二者可能互為因果。於今共匪愈加失敗，對黑魔也就愈加憎惡。從共匪最近的言論看來，它已明白表示在共產集團內它不願服從「主人」的「指揮棒」，在國際事務中它反對「大國沙

下轉第56頁

史達林與托洛茨基鬥爭之經過

關 素 質

(66) 五一〇

史達林與托洛茨基之鬥爭，係從一九二二年秋列寧患重病之時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寧在其遺囑中，曾批評史托兩人之性格及品德，指出史達林濫用權力，托洛茨基有超越能力，但過於剛愎自用，預料彼二人將促成黨內分裂（註一）。茲根據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直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報告，史達林關於攻擊托派之報告及托洛茨基批評史達林之資料，說明：（甲）史托兩派鬥爭之概要；（乙）托派在國外之反史達林活動。（丙）史達林對托洛茨基鬥爭之方法等問題簡要敘述如下：

甲 史托兩派鬥爭之概要

（一）在思想方面：

一、擁護列寧主義，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在史達林全集及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四月）到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各項報告中，反對托洛茨基主義之文字甚多，可見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在俄共黨內之影響。一九二四年史達林在莫斯科史維德洛夫斯克大學（俄共高級黨校）講演「列寧主義基礎」，從思想上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史稱：「不擊破托洛茨基主義，不能在新經濟政策下達到勝利，不能把現在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史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黨團全會上講演「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對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起極大作用，史稱：「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思想。」（史達林全集第六卷第三〇九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總結指責托派思想反黨，謂「反對派已從策略之分歧，進到綱領之分歧，修正列寧主義的觀點，否認在蘇俄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否認工農聯盟的政策，認為蘇俄政權已特爾米多化。」（註二）。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九年十月所著「不斷革命論」一書中譏笑史達林「列寧主義基礎」一書「是代表雜亂與狹隘思想的教科書，為無數庸俗的集合體，我

讀該書時猶如豬毛刺身，此書為思想反動時期之反映與象徵」。

二、史托對十月革命起義功勳之爭：史達林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講演「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中，指斥「托洛茨基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義唯一領導者，實係荒唐奇談」。「我決不否認托洛茨基在起義中所起的明顯的重要作用，托洛茨基確能打仗，但決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列寧是十月革命領導者」。「史達林是由列寧提議選出組織領導起義的實踐總部五人中（斯維德洛夫、史達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烏里茲基）之一，但無托洛茨基在內」。據托洛茨基自傳第二十八章「一九一七年的托洛茨基主義」一章中指出「史達林對十月革命起義，就政治意義言，是不存在的」。「當時史達林與加米涅夫主編『彼德堡真理報』，在史達林論文中從未公開積極擁護列寧的主張和觀點」。「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在俄共中央委員會提議托氏擔任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即現在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托氏堅持不就，列寧堅持說『你是奪取彼德堡政權的領袖』，嗣後列寧又堅決主張托氏掌管人民內務部（鎮壓反革命工作），托氏稱，因我為猶人，又堅決辭去。」

（二）政策之爭

史托兩派有關政策之爭論，多關於新經濟政策、黨內民主、農業稅及德共、中共革命性質等問題。但在史達林全集中以「工農聯盟」、「蘇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二個問題，爭論最為激烈。

一、工農聯盟問題：史達林引證托氏一九〇五年一書序言，及反對派經濟學家普列奧布任斯基、斯米諾夫等言論，指責反對派反對工農聯盟。史稱：「因中農在俄國至少佔全俄農民百分之六十，依靠貧農，同中農建立鞏固聯盟，此為列寧主義農民政策。」

二、關於蘇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托洛茨基認為「如無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不能保持政權，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分鐘亦

不能懷疑的。」（見托洛茨基著「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見托洛茨基文集第二卷第一節第九十頁）。史達林全集第八卷「關於蘇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一章結論中稱：「如無西方革命的勝利，蘇俄以其自己力量也能建成社會主義，但是要保障蘇俄不受國際資本的侵犯，單靠我們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西方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

（三）組織方面之爭

托派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成立托派中央委員會、省、市、區黨的組織，及各高等學校支部，與史派黨中央委員會對立。史為控制中央及地方人事與組織，首先爭取下列組織：一、俄共中央人事部；二、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二地黨組織；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後，史派遣莫洛托夫等赴列寧格勒撤銷季諾維也夫列寧格勒省黨部主管之職務，由史派基洛夫接任。三、爭奪托派所領導之全蘇運輸工會中央理事會（見「真理報」第二五五號），嗣後遭托洛茨基反對。

史托兩派從思想、政策、組織上之鬥爭，進到權力之爭。一九二四年史達林為控制軍權，撤銷托派工農紅軍政治部主任安東諾夫、奧弗申柯之職務。一九二五年一月俄共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對托洛茨基提出嚴厲警告，要求托派在行動上服從黨紀，放棄反列寧主義活動，全會撤銷托洛茨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紅軍總司令），以米·瓦·伏龍芝接任。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將托洛茨基及季諾維也夫開除黨籍，同時將托派克·拉狄克、皮達可夫、薩發羅夫等七十五名重要領袖及幹部開除黨籍，並將薩普龍諾夫集團二十三名開除黨籍，反對派之普通黨員由俄共中央在思想上影響并說服，對所有不可挽救的托派普通黨員一律清除出黨。（見俄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

（註一）：「史達林任總書記後，掌握極大權力，我不能肯定彼能否永遠十分謹慎使用此一權力。我建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位置上調開，另指定一個人担任總書記，這人在各方面同史達林一樣，只要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寬容、更和藹、更關心同

史達林與托洛茨基鬥爭之經過

志，少任性等。這種情況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小事；但是，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托洛茨基確具有超人的超越能力，且為中央委員會中之佼佼者，但彼過於剛愎自用，易為純行政所分心，彼兩人之性格可能促成黨內分裂」。（列寧全集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六一七頁）。

（註二）特爾米多（Thermidore）是法國革命中大資產階級奪取小資產階級政權的日子，此處意指俄國新興特權階級的復辟。

乙 托派在國外之反史達林活動

托氏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發表「不斷革命論」，一九三四年發表「第四國際與戰爭」，一九三七年八月發表「在新的世界大戰之前」，一九三七年九月發表「論中日戰爭」，一九三八年九月在瑞士召開第四國際成立大會，有英、法、德等十一個國家三十人代表參加，通過第四國際政綱及章程，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九日發表「第四國際緊急大會宣言」（為托氏最後遺著）。一九四三年當史達林解散第三國際時，第四國際發表「關於第三國際解散宣言」。一九四三年七月正式成立第四國際歐洲書局（包括法、比、西班牙、希臘等五國托派組織），出版第四國際機關報；一九四四年召開一次歐洲會議；一九四六年在比京布魯塞爾召開一次世界大會預備會，有十二個國家代表參加；一九四八年四月第四國際在巴黎召開第二次世界大會，有五十個代表參加，代表二十個國家托派組織；一九五二年秋在巴黎召開第三次世界大會。

丙 史達林對托洛茨基鬥爭之方法

（一）控制黨中央權力機構：史達林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入政治局，時年三十八歲，一九一七年十月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年三月任民族人民委員部部長。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成立組織局，史為該局委員之一。一九一九年成立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史兼該部委員，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史任俄共總書記，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蘇爾茲，為史達林派之重要幹部，史以總書記之權力，安插其黨羽，控制各地方黨部。

（二）加強史達林派黨的組織：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史達林以紀念列寧逝世爲名，一次徵收青年工人二十五萬名入黨，此爲擴大黨羽，并爲打擊托派增加基本力量。

(二)爭取政敵，分化政敵：史托門爭第一回合，史首先爭取列寧格勒黨魁季諾維也夫，及莫斯科黨魁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追隨列寧多年，并爲列寧連名發表著作，有政治才能，擅長演說，爲第三國際第一任主席；加米涅夫爲俄共十月革命後布黨第一流人物，爲一卓越政治戰術家。史與彼二人合作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戰勝托洛茨基派。第二回合，史又聯絡右派布哈林、賴可夫、托姆斯基等打擊反對派聯盟（季、托、加等派系大聯合反史）。

(四)阻止托洛茨基參加列寧葬禮：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逝世，托洛茨基正赴高加索養病，托在基輔站得悉列寧死耗，擬回莫斯科參加葬禮，爲史達林與季諾維也夫所阻。托未能參加列寧葬禮，爲史對托門爭中之又一勝利。

(五)打擊托洛茨基之聲望：○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及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史達林均發表長篇報告斥責托派反中央委員會之錯誤；○指托派與第三勢力有聯繫。史稱反對派將俄共中央機密文件供給柏林馬斯洛夫（德共首領，以後反史達林）機關報「共產主義旗幟報」登載；○攻擊托氏參加孟什維克派，指托在孟什維克徘徊十四年（從一九〇三年迄一九一七年），并指托在十四年中進行反對列寧的派別活動，以後才加入布爾什維克。

(六)清黨與恐怖手段：①從一九二一年三月至翌年三月共清除十七萬名黨員，約佔全黨黨員百分之二十五。據美國大衛·達林估計，俄共從一九二三年迄一九二九年共清除三十一萬四千黨員。②史派遣格柏烏傑克遜以其母親爲人質，於一九四〇年八月殺死托洛茨基。義大利托派領袖巴拉斯哥，越南托派首領陶太度，前第四國際總書記路道夫·克萊曼等，均被史魔派格柏烏所暗殺。

(七)強迫親友偽造供詞，陷害托派份子：前蘇俄重工業部副部長（一九三一年）皮達可夫（經濟學家，列寧在遺囑中稱彼爲黨內最幹練之青年），於一九三七年被史魔命雅果達逮捕，因其妻及祕書莫斯科列夫被迫偽造供詞而被判處死刑。史魔喜假手政敵親友陷害政敵，使政敵失去抗拒勇氣。

史達林之所以能戰勝托派，約有下列特點：第一、史達林能獲得列寧賞識與重視，每當布黨內部分裂一次，史在列寧眼中之比重增加一次，布列斯托條約事件，列寧更重視史達林。托洛茨基評論史達林稱：「我不久看出，列寧是在提拔史達林，他欣賞史之沉毅、堅強、不妥協之個性，且對史之機詐有幾分賞識。」邵瓦倫著「史達林傳」稱，史達林懂得如何「強施壓力」，此爲列寧十分欣賞之處。第二、史達林始終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并尊敬列寧爲革命導師，此爲史達林制勝托洛茨基最大之資本。第三、史善於討好彼最痛恨之敵人，當史托門爭激烈時，史在政治局會見托氏，仍友好招呼，并熱烈握手，彼心中雖痛恨托氏，但仍讚揚托氏爲十月革命領導者之一，稱彼德堡之所以能迅速起義，托氏之功不小，使托氏在門爭中難防史魔之陰謀。

丁 結論

(一)從俄共歷史來看，列寧多數派與少數派門爭，少數派失敗，史達林派與托洛茨基派門爭，史達林千方百計撲滅蘇俄國內托派，托洛茨基被放逐國外，終爲史達林所暗殺。今日黑毛門爭，所處時代與環境雖與過去不同，但共產黨門爭本質與性格多相同，過去史托門爭，以列寧主義作爲門爭的掩護，今日黑毛門爭，仍以列寧主義爲招牌，實際上，黑魔希望匪黨內部親黑魯曉夫派替毛匪掌握政權，而毛匪希望俄共黨內史達林派抬頭。

(二)過去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門爭，從理論、政策門爭，進到形成兩個共產國際（史達林派的第三國際與托派第四國際）的門爭，最後使用恐怖手段的門爭。今日黑毛門爭，已從理論門爭將進到共產集團兩個中心之門爭，最後必然走上恐怖手段之門爭。

(三)第一國際從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於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宣告死亡；第二國際從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宣告成立，迄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死亡；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在莫斯科成立，一九四三年五月宣告死亡；托派的第四國際於一九三八年九月成立，自托洛茨基被殺後已名存實亡。史達林主義已於一九五六年被黑魯曉夫所清算。上列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在思想理論與組織上，確實日趨沒落，最後必然崩潰。

新書簡介

· 士德 ·

一、世界秩序與新興國家 (World Order And New States)

作者：彼得·卡伏可勒西 (Peter Calvocoressi) 一九六二年紐約普立傑公司出版 (New York: Praeger) 一百三十三頁，美金四·二五元。

本書為倫敦戰略研究所印行，作者嚴肅地提出當前國際局勢的一個問題：說明當強國業已失去以往制止紛亂擴大所能採取舊式的自由行動時，一連串新主權國的誕生所造成的不安。

二、冷戰：回顧與展望 (The Cold War: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作者：菲德烈·徐曼 (Frederick L. Schuman) 一九六二年路易西安那州立大學印刷所出版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一百〇四頁，美金三·五〇元。

本書係徐曼教授講稿輯成。作者對於蘇俄的過去，蘇維埃制和本書的看法均有獨到精闢的見解。作者認為今日西方國家的危險不是共產主義者的挑戰；而是國際間的無政府、權力政治和戰爭的一種持續和蔓延的狀態。

三、美國與共同市場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on Market: A Background Study)

作者：敦·亨弗雷 (Don D. Humphery) 一九六二年紐約普立傑公司出版。一百七十六頁，美金四·五元。

作者以回顧美國貿易政策的歷史作一背景的研究，從而提供我們對於美國與共同市場可能關係的認識。

四、西方團結與共同市場 (Western Unity and The Common Market)

作者：華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一九六二年波士頓大西洋出版社出版 (Boston: Atlantic Little Brown) 五十一頁，美金二·七五元。

在這本簡短的論說中，純係作者於一九六二年春訪問歐洲後所得的觀感，作者對於可能的法德結合的排外因素特別關注；而對於歐洲，尤其法國，反對美國獨佔西方核武器的反應亦加以詳

細論述。

五、蘇俄外交政策的戰略與戰術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作者：麥京托 (G.M. Mackintosh) 一九六二年紐約牛津大學印刷廠出版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三百卅三頁，美金八元。

這是一本完整嚴謹的研究。作者對於蘇俄自一九四四年以來主要政策的決定，對於史達林主義者的傾向和政變以及史達林執政後的外交政策等均有詳盡的分析。作者強調歐洲尤其美國保持其決定性及主要目標；其成果，依據作者的看法，繫於西方國家對於此種挑戰的認識。

六、援外政策：美國在東南亞的經驗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Ai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作者：約翰·蒙哥馬利 (John D. Montgomery) 一九六二年紐約普立傑公司出版，三百三十六頁，美金：六·五〇元。

在華府及有關方面，美國的援外規定是一種政治上的程序。以分析美國的目的、政策和行政機構作為廣泛的背景，該書對於美國與受援政府間所得來的行政經驗，作了一個嚴密的檢討。書中提及的國家以越南為主，附帶研究者為緬甸、泰國及我國等。

七、在鷹熊之間的拉丁美洲 (Latin American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Bear)

作者：沙瓦多爾·瑪達里加 (Salvador De Madariaga) 一九六二年紐約，普立傑公司出版。一百九十二頁，美金四·五〇元。

對於拉丁美洲當前的趨向及問題，作者在本書中有詳盡的闡述，並適當地對美國的態度提出改變的呼籲。

八、美洲國家組織和西半球危機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the Hemisphere Crisis)

作者：約翰·竺烈爾 (John C. Dreier) 一九六二年紐約，哈勃·母洛公司出版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一百四十七頁，美金二·九五元。

作者憑其在美洲國家組織中擔任十年代表的經驗，概述美洲國家間的制度和美洲國家組織的主要特色，對於後者的成就亦加以坦率的評價，該書已列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出版的叢書之一。

國際動態述評

艾里美關 德論英係

現年八十歲的前英國工黨首相艾德里爵士

最近曾特別為合衆社撰文論及美英將來的關係時稱，不但爲了美英兩國本身的利益，且亦爲了整個世界的利益，美英兩國的緊密合作——更確切地說，美國與大英國協間的緊密合作——是極度重要的。

今日的世界舞台是極爲廣泛而包羅萬象的，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歐洲思想」——這是承襲希臘與巴力斯坦的共同傳統，基於一種人類必須求生存之觀念——與承襲了馬克思與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競賽。艾氏認爲，在這一競賽中，英語民族有它們的共同任務。美國具有巨大的經濟威力，處今權力政治的世界，是蘇俄的主要對手；而且亦即由於美國的這種潛在力量，才能使歐洲今日免爲共黨踐踏。英國在經濟資源及軍事潛力方面自不能與美國相比，但在宣揚歐洲的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與觀念方面都扮演極爲重要的角色，貢獻良多；其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印度，如果沒有英國的影響，就極易爲共

黨所卵翼。因此，在今日的這個世界政治舞台上，英美二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擔當的任務是相互補足而相輔相成的，各有千秋。關於美英二國關係的將來，艾氏提出了下述數點展望：

- (一) 美國必須控制並掌握其核子武器，以維護世界的和平，直至獲致裁軍協議時為止。但艾氏懷疑，英國及其他國家致力於核子嚇阻威力的發展是否明智。
- (二) 除非共黨的威脅已經消除，美英二國必須全力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三) 除非成立了一支有效的國際警察部隊，美英二國必須保有足夠的軍力以維護世界和平，但英國應以「國協」一員的地位，與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及其他亞洲的「國協」國家共同分担此項任務。
- (四) 美英二國，最好是透過聯合國，引導並約集其他工業先進國家，共同對亞非未開發國家展開援助。
- (五) 除非共同市場國家採取一種狹隘的保護主義，美英二國必須朝「更爲自由的貿易」的方向努力，俾開發並爭取亞非等落後地區的新市場。
- (六) 世界需要英語民族的服務，艾氏希

望美英二國能共同合作來滿足他們這種願望。

韋爾遜攻擊 保守黨政府

英國工黨新任領袖韋爾遜氏，在工黨於三

月廿一日在「科爾恩谷」(Colne Valley)補缺選舉中獲勝後，發表演說稱，處於目前這種情況，保守黨政府這批閣員們都人人自危，好比一羣受驚的蝸牛，隨時有被麥米倫首相犧牲而作爲代罪羔羊的可能。

韋氏把這次補缺選舉保守黨人獲票銳減的結果比作英國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崩潰。首先，韋氏問道，保守黨政府經此次挫敗後，其反應如何呢？繼則，韋氏立即回答他自己的問題稱，預料麥米倫仍將採取一種「笑罵聽任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態度，厚顏地繼續繼續下去。韋氏指出，去年七月，全國都對麥氏的領導喪失信心而表示失望，但他却無動於衷，只不過將其內閣予以改組，犧牲了半數閣員了事；現在，麥氏似亦將依樣葫蘆，撤換其另一半的閣員了事。但是，這樣做法是無濟於事的。保守黨人似乎仍想堅持下去，延遲大選，希望一旦奇蹟出現，會把這種趨勢轉變過去；這樣，就無異一羣受驚的蝸牛，深深地緊縮在硬殼裏面，不肯放手。

最後，韋氏指出，保守黨人的唯一希望是寄托於一個「選舉的預算」(an election budget)，這似乎要看財政大臣毛特林(Rex

Sinault Maudling) 的表演了，但實際上無論毛氏的想法是否正確，他是沒有自由的，他的雙手已被麥氏縛住了，麥氏所要的並非一個「國家」的預算，而是一個「政黨」的預算。

索利與絕 馬亞英交

東非
索馬利亞
共和國於
二月杪以
來，由於

要求肯亞北部的邊境土地，與英國關係日漸惡化，國會自三月中開始即不斷辯論擬與英斷絕外交關係，至十四日，終以絕大多數之七十四票對十四票，卅四票棄權下通過與英斷絕邦交。

索馬利亞於一九六〇七月一日獨立，該東非國家包括原英屬索馬利蘭及義屬托管之索馬利亞。獨立後，索馬利民族主義者號召以統一索馬利地區為職志，認為該國應包括之地區應係：義、英屬之索馬里蘭、新索馬利亞、加上法屬索馬利蘭，及依索比亞與肯亞邊境索馬利亞部族等所居住之部份。

由於肯亞即將成立自治政府，并將於短期內完全獨立，英國會宣佈將使肯亞北部住居有極多數索馬利亞人民之北區，成立為肯亞的第七區域，具有自治的政府。二月下旬曾引起索國首都的人民暴動，五萬餘人民對英、美、法及依索比亞等國使館示威抗議。此後即不斷傳出索國擬與英絕交，三月十一日英外務部鄧肯索迪爵士召見索國駐英代辦歐瑪薩商，并強調九日的聲明，認為英對該

地區作最後決定前，須要明瞭索馬利亞的看法。十三日，英國忽接獲索國之聲明稱：「英人的生命和財產將獲充分的保護」，至此兩國關係實已面臨破裂前夕，翌日，國會終於通過與英絕交，國會中更有不少人亦主張與美及依索比亞斷絕關係。同日，傳出該國總統阿布拉哈·哈立克即將率團訪問莫斯科，并表示此行係應蘇之早期邀請，與邊界事件無關。

遠經會圓滿閉幕

亞洲
及遠東經
濟委員會
第十九屆

大會於三月五日在馬尼拉召開，經兩星期討論，於獲致許多重大決定後已於十八日閉幕。參加此次會議代表計達四百名。其中包括二十五個會員國、四個贊助國及二十個以觀察員資格列席者。我國代表團代表除沈怡外，副代表有張申福、王慎名、鄭耀坤、衣復得、謝森中、韋永寧及顧問崔祖侃、李傑及秘書沈仁標等。

開幕典禮時菲國總統馬嘉柏桌親自參加，并呼籲出席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大會各國代表，為亞洲人民開拓繁榮光明的前途。在第一次工作會議中，我國及印度、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代表在會議中均起立發言，呼籲全世界發展國家——特別是西歐各國——對開發中國家的商品解除貿易壁壘。委員會執行秘書長緬甸籍的宇農則於會中表示：一九六二年，亞洲地區的每人所得約跌百分之二。他說：「如果沒有繁榮的農業，工

業化便不能順利進行。」而我國代表沈怡則在會中表示：我國去年的國民所得增加了百分之六點八，主要的改革使一半以上的農民獲益。沈代表并說明我們財政狀況仍然穩定，併儘先致力於改善工業技術投資環境。他強調亞洲國家擴展加工品及製成品出口的必要性，同時呼籲工業先進國家，尤其是共同市場各國放寬貿易政策，以協助亞洲國家。

此次歷時兩週之會議，重要之決定包括：一、召開亞洲經委會地區部長級會議，討論加速世界此一地區各國間的貿易。二、創立亞洲經濟發展研究所，訓練各會員國制訂經濟政策的學者。此外在此次會議中，并決定將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範圍擴大，各代表團首席代表一致通過澳洲、紐西蘭與西薩摩亞的申請納入該委員會。我代表沈怡博士曾讚揚此次會議之成功，并对菲總統及其他菲領袖的合作及招待表示謝意。

日再寬易 本放貿易自由化

日本
政府將於
三月二十
八日召開
之閣僚審

議會中，對一九六三年度上半年外匯預算及行將於四月一日起放寬貿易自由化商品進口品目作最後之決定。據官方初步透露；此次放寬貿易進口貨品約有二十類，其所佔自由化比率不及百分之一，因此原計劃於本年四月起將自由化比率提高至百分之九十之目標，仍難如期達成。

日本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宣佈逐漸實施貿

易自由化後，截至去年十月一日止，已逐漸將自由化比率提高至百分之八十八，去年原計劃於十月一日起達到百分之九十之目標，但據通商產業省解釋，因格於下列各種原因致無法達成：(一)西歐國家仍在抵制部份日貨進口，因此日本仍須保留數十品目，俾作今後繼續交涉之依據。(二)當時國內煤炭業正面臨蕭條現象，其對重油及石油製品影響甚巨，為謀均衡發展起見必須對重油類採取暫緩放寬進口措施。又據該省當時估計，迄至本年四月勢將超出百分之九十之既定目標。

本年三月中旬日本政府通產省與農林省作數次磋商後，已初步決定以二十類品目作為自四月一日起開放自由進口，其主要者在鑛產方面為水銀，銻 (Antimony)，電纜，錫 (Molybden)，錫 (Tungsten)。農產方面為香蕉，咖啡。化粧品方面除香水、修指甲工具及口紅之外一律准予自由進口，其餘尚有玻璃、棉子油、蜂蜜及蕃茄加工品等，因國內業界仍然反對甚烈，是否決定放寬進口尚待慎重研討。由於以上所列品目所佔比率尚不及百分之一，故此仍未能達到百分之九十之預定目標，實際上祇能提高百分之八十九。

此次不能達成既定目標之主要原因大致如下：(一)截至去年十月放寬限制時，凡在可能範圍內予以自由化之品目，殆已盡先予以放寬，所餘品目在半年以來由於時間甚短，實難作合理調整與安排。(二)目前歐美各國而言，亦未完公達到百分之九十，

日本自然不必操之過急。(三)在未放寬品目中砂糖一項佔自由化比率甚大(約佔百分之三·三)，目前因受「甜品資源生產振興法案」之限制，無法將其列入四月份之自由化內。(四)目前日本正向關稅貿易一般協定機構(GATT)繼續進行減稅交涉，故仍有保留某種程度之必要。故日本貿易自由化，恐須至本年秋季以後，始能達到百分之九十。

日發國共動近 本表際黨態貌

日本
政府中垣
國男法務
大臣，在
三月十二

日召開之內閣會議席上，曾提出一項有關整個國際共黨活動之現況報告。該項報告係由公安調查廳綜合最近三年以來，俄共執行「黑魯曉夫路線」及國際共黨動態等重要資料，作慎重之分析研究後所撰成者，報告書之標題為「最近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并於閣議通過後已予公開發表。按公安調查廳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曾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沿革及現況」為題公開發表一次，但此次報告在時間方面仍係銜接上次發表者，故該項報告可視為前次報告之續編。

全部報告書分為總論及結論兩大部份，共歸納成爲六章包括二十四節，文長達四百六十頁。內容方面係以「黑魯曉夫路線」作爲中心，自原則的理論開始乃至國際共黨之戰略戰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方向，以迄匪俄兩黨互相爭執之演變等問題，無不予以

澈底分析。尤其對匪俄兩黨對立與爭論，會特別強調其遠因，認爲已根深蒂固，在短期內實不易獲得冰釋。又據該報告在最後一章指出：最近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表面上固然標榜所謂「和平共存」路線，但實質上其墨守「一黨專政之原則」及堅持「世界革命之理念」實與以往無異。所謂「黑魯曉夫路線」之基本方針，即爲在俄共以威力扶持的特徵下繼續推進而已。該文復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向係針對西方陣營之弱點作爲進攻目標，就當前亞洲之局勢而言，以東南亞一帶所暴露之弱點最甚。其要點如下：

一、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面臨之難題：(一)其對民主集團之抗衡力量顯示逐漸減弱，而西方陣營之團結力及政治力則與日俱增。(二)事實顯示資本主義體制，非特未如俄共所指必然趨向崩潰之途，反而日益邁向堅強繁榮，但社會主義經濟所面臨之蕭條景象及各種困難正在不斷增加。(三)由於蘇俄共產黨之領導力逐漸衰弱，將益使匪俄兩黨之爭執趨向尖銳化。

二、蘇俄共產黨爲克服上述各種困難起見，勢將運用高度的戰略戰術，伺機製造機會及有利條件，爲推展赤化世界之「革命活動」作更大的努力，因此以下各項，世人應加警惕：(一)蘇俄共產黨在進行其破壞西方團結之步驟中，係以日本作爲最重要之目標。(二)國際共產主義之鬥爭方式一向係避免與堅強者正面衝突，而向輕弱的一環攻擊，當前以亞洲之局勢而言，以東南亞一帶所暴露之弱點最甚。故對東南亞攻擊之可能性亦

最大，匪俄兩黨之對立越趨尖銳，則益使一向蔑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統制之積極「革命」勢力，走向暴力鬥爭之危險性越大，類似此種表現積極的「中共」路線，頗易獲得以日本共產黨為首之亞洲各國共黨之支持。

甘迪中各一元會 迺與美國首議

美國總統甘迺迺於三月十八日乘機飛赴哥

斯達黎加首府聖約瑟，與中美六國元首舉行歷史性的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除甘迺迺總統外，尚有巴拿馬總統賈瑞，宏都拉斯總統繆拉雷斯，薩爾瓦多總統黎佛拉，尼加拉瓜總統蘇慕薩與總統當選人謝克，瓜地馬拉總統狄奇拉斯，及地主國哥斯達黎加總統奧立奇等。七國外長亦參與此次會議：他們是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巴拿馬外長索里斯，宏都拉斯外長巴利代斯，薩爾瓦多外長賽拉諾，尼加拉瓜外長額比那，瓜地馬拉外長翁達，及哥斯達黎加外交部長歐杜柏。

在這次歷時三日的會議中，主要的課題是美國應如何協助促成這些國家的經濟聯合，及如何策劃阻止共產主義從古巴的蔓延。

在這次高階層會議舉行之先，加勒比海國家的外長們曾草擬了一項提案，而這項提案已受到中美六國元首的認可。提案的大要是：「中美洲和巴拿馬的政府認為，加強中美洲到巴拿馬地區的安全措施及防衛組織，預防卡斯楚份子可能的滲透，事屬必需。這

些國家的政府認為，在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橫行古巴，以致這些國家的發展，以及經濟聯合的計劃受到阻礙期間，社會主義是無法在這些國家存在的。」

在十八日正式會議舉行之前，中美洲六國元首曾舉行歷時三小時的祕密會議，會後宏都拉斯總統說：他們所討論的乃係經濟問題，與會者已對此一問題取得協議。

甘迺迺在會議揭幕禮中對其他六位拉丁美洲總統說：「我們必須圍着古巴建立起一道牆——不是灰泥牆、磚牆或鐵絲網，而是由那些有決心獻身於保衛自由及社會安全的人們所構成的牆。」

他又說：「俄國透過他的古巴傀儡，把古巴吞併在它的專制帝國之內——現在並意圖把它的統治推展到美洲大陸海岸。」接着又說：「在美洲國家組織內，在這個會議上以及任何美洲人集會商討美洲大陸前途的地點，我們必須繼續加強抵抗侵略的組織。」

「這次會議的目標，是維持我們的獨立，擴展自由，及儘量提高我們人民的生活程度。」

甘迺迺告訴那幾位總統說：美國已經以二億五千萬美元用於進步聯盟，以發展其他國家經濟，他保證美國繼續援助這些國家，並說美國政府將求取協定，平穩拉丁美洲國家主要收入的產品的價格。

會議於三月十九日晚結束，發表了「中美洲宣言」，美國提出保證協助中美洲的經濟與社會進步，並加強其對抗來自古巴之共黨顛覆實力。他們並協議在今年四月再召開

一次中美洲國家及巴拿馬等國家的高階層會議。「以發展並立即實施共同措施，來限制其國民出入古巴的行動及古巴的物資、宣傳與資金等的外流。」繼又稱：「各位總統宣佈，為了實施其社會與經濟改進計劃，必須加強措施，以對付來自蘇俄帝國主義可能在古巴或美洲任何其它地方維持之共黨煽動中心的顛覆性侵略。」

克萊外討報告

由甘迺迺總統於去年十月下令成立，其任

務在「嚴格檢討」美國對外軍經援助計劃的「增強自由世界安全委員會」於三月二十二日向美國總統提出報告——包括調查結果及建議——而白宮於二十三日發表此長達二十五頁的報告全文。

該委員會建議：目前每年金額為十四億四千萬美元的美國全部軍事援助，應在三年內減少到每年十億美元。

這個由克萊將軍領導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認為長期援外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但如果管理得更加嚴密，規模較小，則效果將會更大。

這個委員會的主張主要為：應鼓勵對海外私人企業作較大的利用。美國應謹慎地給予經濟援助，而不應用提供援助方式來爭取外國好感，美援應集中於有自由意志及決心在經濟上自助的國家。其他的進步國家應負起較多的援助負擔，美國對聯合國各種計劃

的貢獻不應超過例常的聯合國攤派的比例。在印尼國內情形未能穩定，對外國企業待遇未公平及未停止「國際冒險」前，印尼不應再獲得美國經濟援助。未來給予非洲小薩哈拉的美援應有限制，並應限於加入多邊支持的各種計劃。

為求不使外國政府感到尷尬，該報告盡量避免提及特殊國家的名字，但在「最近的進步」的一節中，該報告曾指出希臘、以色列及中華民國同為有進步的受援國。

在一項就該委員會報告的意義加以說明的記者招待會中，克萊主席曾說明一點，即

在該報告提及經援的地方，它並不包括一般稱之為第四八〇號法案的剩餘農產品計劃，或技術援助計劃，這項澄清等於暗示：如果該委員會提議取消或逐漸取消對任何一國的經濟援助，它並不包括取消第四八〇號法案援助或技術援助。

該報告指出：援外計劃過去在政策及執行上，其目標是企圖「為太多國家作太多的事」，美援的受援國計多達九十五國。報告又指出毗鄰鐵幕國家，軍援最為切需，而對「印度及巴基斯坦的軍經援助，在目前情勢下必須繼續下去。」



甲 內 政

加 迫 文 作 緊 害 藝 家

十二月一日
日黑魔參
觀莫斯科
藝術家協

會舉辦之藝術展覽會時，以憤怒之詞句譴責抽象藝術。其後俄報刊、廣播及羣衆集會即展開對抽象藝術及爵士音樂之攻訐，指責此種藝術係資產階級墮落思想之產物，蘇俄不

容許其存在。此外，三個月來，俄共先後召集有關人士舉行三次會議，以求統一文藝界之思想：十二月十七日，俄黨政首要邀約文藝界、報刊、廣播及電視代表多人會談，由黑魔親自主持。十二月二十四——二十六日，俄共中央思想委員會舉行青年作家、藝術家、作曲家及電影工作者會談，該委員會主席伊里切夫發表冗長演說。三月六——八日，俄黨政首要又與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報刊主編、廣播及電視主管舉行會議，黑魔發表一萬五千言之演說，摘要如下：

(一)蘇俄文學與藝術之使命，在創造共產主義建設之偉大時代，反映生活中之共產主義關係及妨礙新事物誕生之一切現象。
(二)藝術界有人故意繪造使人悲觀、憂慮、絕望之圖畫，對於此種圖畫及抽象派藝術，必須予以無情之批評。

(三)近幾年，文學家與藝術家在創作中，特別注意史達林個人迷信時期之蘇維埃社會生活，有些作品將此時期描成黯淡無光，實屬錯誤。應當指出，蘇俄在此時期對內對外均有成就。史達林個人迷信確留下沉重之後果，俄共在過去與現在堅決譴責史達林之錯誤，但同時尊重其對黨及對共產主義運動之功績。文藝家在以蘇維埃社會生活為題材從事創作時，必須深刻分析歷史事件。

(四)文藝作家之創作，應站穩共產主義思想立場，誇耀自己無黨性者，乃在掩飾其不同意黨之思想觀點。歷史事實證明，反革命份子曾在無黨性之口號下，進行活動。

(五)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正進行尖銳鬥爭，不能和平共處，文藝家應積極促進共產主義思想之確立，堅定反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敵人，反對抽象主義與一切形式主義。

以上五點係黑魔之文藝政策，其主要任務係強迫文藝作家遵循俄共路線寫作，為俄共服務；打擊自由主義份子，消滅自由主義文藝。簡言之，即不許文藝作家自由表達其意見。

俄共現已在全國展開史達林死後之第四次整肅文藝界運動。最近三個月，俄共對文藝

界自由主義作家除口誅筆伐外，並進行人身迫害，如開革職務、送入精神病院、監禁等。自由主義份子現仍繼續反抗。上述黑魔之演說顯示俄共將加緊對自由份子之迫害，但蘇俄內部之自由思想，將無法撲滅，人民嚮往自由之趨勢，必與日俱進。

※ 進 業 產 措 改 農 生 新 施

俄帝於三月八日宣佈更換其農業部長

，黑魔指責農業部在莫斯科郊外直接經營之模範農場生產低落，其收成遠落後於附近之其他農場。新部長伏洛夫辛柯係三年來第四任農業部長，四十五歲，自一九五一年起任彼得羅夫斯基國營農場場長十二年，黑魔最近稱讚該農場成績卓著。

(一)三月十一—十二日，俄羅斯共和國舉行農業會議，黑魔出席指導並發表長篇演說，提出修改農業政策之意見，其要者為

○撤銷各加盟共和國農業部，因其業務與中央農業部重複。

○若干地區之國營農場，應停止擴大其面積；莫斯科地區之國營農場有大至包括五六十個鄉村者，事實證明無法管理。

○政府應停止向白俄羅斯、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四共和國採購穀物，因以上地區更宜於生產肉類及乳類。

○國營農場工人不得私養牲畜。

○農業機器及供應機構職工之固定工資

制度，應取消，改為按其在農場之工作成果計薪制。

(二)俄共中央及部長會議於二月中發佈決議，要求省、邊區及加盟共和國在大城市、工業中心及休養地區之近郊增產家禽肉及蛋類。

以上各項均係俄共積極圖謀提高農業生產，以求達成今年農業生產任務之重要措施。俄共今年計劃收購穀物四十億普特，比去年收購量增加一五%；收購棉花五百三十萬噸，比去年收購量增加二二%；收購牲畜與家禽九百五十萬噸，比去年收購量增加一四%；收購牛奶三千四百萬噸，比去年收購量增加一五%。

去年秋冬兩季，蘇俄天時不正，冬季作物及牲畜飼養均受影響。今年春播工作，又遭遇農業機器零件不足，熟練人手短缺等種種障礙。因此，俄帝今年之農業生產恐不能實現計劃目標。去年亦未完成農業生產計劃。

設 最 經 委 置 高 濟 會

十三日，俄共中央及部長會議舉行聯

席會議，討論改進工業與建設之領導問題，擬訂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經濟計劃草案及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五年經濟計劃草案問題，並決定設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協調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建設委員會及有關工業機構之工作。

該委員會主席由部長會議副主席烏斯提諾夫兼任(D. F. Ustinov)，烏會五十四歲；列寧格勒軍事機械學院出身，一九五二年起任俄共中委，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任國防工業部長，一九五七年起任部長會議副主席。

該委員會副主席達拉蘇夫(A. M. Tarsoov)五十一歲，莫斯科機械學院出身，俄共候補中委，曾任總工程師、廠長多年，一九五八年起任白俄羅斯經濟委員會主席。

乙 對 外 活 動

俄 與 教 廷 關 係

七日，教皇若望二十三世接

見黑魔之婿，俄共中委、俄政府機關報「消息報」總編輯阿德茹佩及其妻，會談十八分鐘。此次會見係俄方請求，為教皇第一次接待蘇俄重要人員。阿德茹佩於會談後答記者稱：「此次會談係討論增進和平問題，詳情未便奉告。」教廷通常不發表教皇與訪客談話之內容。

西方報刊對於此次會見甚為注意，傳說阿德茹佩攜有黑魔致教皇之函件，阿某係為黑魔與教皇會晤鋪路，黑魔可能於年內訪問羅馬。羅馬一家右翼報紙三月七日稱，據與梵蒂岡有接觸之人士透露，威尼斯大主教烏爾巴尼紅衣主教現正籌劃使甘迺迪總統與黑魔在威尼斯相會。甘迺迪總統定於年內訪

問義大利，未宣佈日期。

俄帝最近對教皇表示一連串友好行動：如應邀派遣東正教會代表團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在羅馬舉行之天主教會會議；二月間釋放囚在西伯利亞十八年之烏克蘭天主教大主教，並准其返回梵蒂岡；三月初，教皇榮獲巴爾山和平獎金時，黑魔致電稱賀，讚其對和平有貢獻；三月六日，阿德茹佩在米蘭記者招待會表示蘇俄樂於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最近透露教廷可在東歐設立領事館。

教皇在民主世界享有崇高之威望與廣大之影響力，天主教徒遍佈全球各地，尤其是歐洲（包括東歐），黑魔對教皇之親善姿態，係進一步施展其「和平共存」策略，謀藉此增強其爭取天主教政黨、天主教工會、天主教徒眾之資本，以擴大其統一戰線活動。

在蘇俄國內及其附庸國，共黨將繼續加緊對教會之控制與運用，絕不因俄帝與教廷交往而准許宗教信徒自由活動。

由於教皇反共立場堅定，而俄共絕不放鬆反宗教鬥爭，即使俄帝與教廷均有意建立外交關係，或教廷有意在東歐設立領事館，短期內甚難達成協議。

※ 經濟互助委員會行動

月十五—廿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第四次會議，

「經濟互助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於二月

討論蘇俄及其東歐附庸國至一九八〇年擴大燃料與電力之生產及其合理使用問題，檢討會員國地質調查機構一九六二年合作之情況，及其他有關經濟、組織與法律等問題，並決定本年上半年工作計劃。

(一)「經濟互助委員會」經濟常務委員會曾於一月廿九—卅一日討論會員國在經濟合作方面之科學研究協調問題，並決定本年之工作計劃。共匪與越共曾派觀察員列席。

(二)「經濟互助委員會」農業常務委員會於二月十九—廿二日討論農業生產專業化問題、若干會員國組織家禽飼養聯合企業問題、種籽問題，會員國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合作問題。共匪及越共派觀察員列席會議。

(三)「經濟互助委員會」機器工業常務委員會及煉鋼工業常務委員會於二月間分別舉行會議，討論該兩業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之協調問題，及其他有關問題。

(四)據捷克電台二月廿五日稱，蘇俄去年對「經濟互助委員會」會員國貿易之總額為五十九億盧布（官價合六十五億五千萬美元），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五億盧布。互助委員會會員國間貿易之商品結構已有改變，原料及半製成品之比重已降低，機器與工業設備之比重上升。一九六五年互助委員會會員國間貿易之商品結構，計劃如下：機器與工業設備由四〇%增至五三%，燃料，原料與半製成品由三八%減為二六%，消費品仍照一九五八年之比重，即約一四%。蘇俄仍將為原料之主要供應者。

「經濟互助委員會」正日趨擴大其合作範圍，以求逐漸實現其生產、分配、運輸等各方面之統一計劃。

對外其他活動

(一) 俄美關係
美國商務部二

月廿七日宣佈大量削減本年向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輸出物資之數量，規定發給出口許可證之總額為二千九百六十萬美元，比上年減少甚多。美國民航局長三月十二日表示，美國政府將繼續拒絕與蘇俄建立商業航空線，因蘇俄航空公司並非真正商業航空公司，而「係軍事航空之附屬品」。美俄一九六三年文化協定談判，已於二月下旬達成協議，雙方將交換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專家等。蘇俄東正教及其他各派教會代表十六人於二月廿五日起美訪問三週，答聘美國基督教會全國理事會代表團去秋之訪問，曾遭遇示威抗議。彼輩在美期間曾高談裁軍與鞏固和平等問題。

(二)俄與阿富汗關係——俄與阿富汗於二月廿五日簽訂一九六三年貿易議定書，俄將對阿輸出汽車及其設備、石油產品、鋼材、照相機及其他物品；將由阿輸入棉花、羊毛、水菓、水果乾及其他物品。三月廿二日雙方又簽訂俄阿在加拉納巴得運河流域建立四個國營機械化農場、及勘加拉納巴得運河之協定。

三月份大事日記

- 一 日
 - △西德參院批准德法合作條約。
 - △拉丁美洲一千餘人在古接受顛覆訓練。
 - △亞丁地區被侵，英向葉門抗議。
- 二 日
 - △傳俄開始自古撤軍，首批二千乘輪離去。
 - △匪與巴基斯坦擅簽「邊界協定」。
 - △共匪叫囂戰爭，抨擊義共頭子。
- 三 日
 - △建立多邊核子武力義國表示原則贊成。
 - △大陸旱象嚴重。
- 四 日
 - △我陳副總統抵越訪問，越南朝野盛大歡迎。
 - △對美多邊核子計劃，北約各國反應良好。
- 五 日
 - △由埃起飛飛機，轟炸沙國機場。
 - △英國防計劃獲下院通過。
- 六 日
 - △古境俄軍撤退緩慢，美國總統深表不滿。
 - △阿共捧史麗，續攻擊黑鹿。
- 七 日
 - △魯斯克促美洲國家速採取反顛覆措施。
 - △匪運軍火至非。
- 八 日
 - △敘發生親納塞政變，叛軍宣稱控制全國。
 - △阿聯及伊拉克支持敘境叛軍。
- 九 日
 - △中越發表聯合聲明，重申鞏固團結決心。
 - △陳副總統自越返國。
 - △敘利亞新內閣成立，畢塔任總理兼執政。
- 外長
 - △西德盼速建立北約核子艦隊。
 - △敘新政府搜捕共黨。
 - △俄軍雖有部份撤走，大批武器仍留古巴。
- 十一 日
 - △吳廷琰告我記者團，越人崇敬蔣總統，中越將更加團結。
 - △伊敘聯合公報，積極推行統一政策。
 - △美在我軍會議，駁斥俄帝詭控。
 - △韓破獲政變陰謀，十九人涉嫌被捕。
 - △匪正驅策奴工，趕修通察北公路。
- 十二 日
 - △伊敘阿聯頻頻接觸，商討中東五國聯合。
 - △由於多數人民反對，伊敘不致併入阿聯。
 - △魯斯克提警告，古境所有俄軍，必須依限撤離。
- 十三 日
 - △甘迺迪派何斯曼為助理國務卿。
 - △美英核子計劃，決定同時實施。
 - △美將以一五八億元，製造飛彈機艦。
- 十四 日
 - △伊敘嚴懲共黨份子，俄在中東勢力大挫。
 - △索馬利亞國會通過與英絕交。
- 十五 日
 - △中美海軍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
 - △中美洲總統均主張立採措施孤立古巴。
 - △巴西塞與伊敘代表會商聯合計劃。
 - △韓國內閣總辭。
- 十六 日
 - △韓決舉行公民投票，表決延長軍人執政。
 - △大陸災情繼續惡化，現又面臨全面飢荒。
- 十七 日
 - △埃與敘伊團結會談，已就原則獲致協議。
 -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報告，讚我土地改革成功。
 - △敘將與伊埃組聯邦，保留若干自主權。
 - △匪巴擅定「邊界」，印向安理會提出控訴。
 - △中美洲元首集會，商討促進經濟聯合。
- 十八 日
 - △敘總理畢塔抵開羅，與納塞商聯邦問題。
 - △中美洲高層會發表宣言，加速各國經濟發展，對抗古巴顛覆威脅。
- 十九 日
 - △陳副總統抵菲訪問，菲國朝野熱烈歡迎。
 - △美下年度援外經費，將減少二億元。
 - △哈里曼指出匪俄雖有歧見，侵略目標相同。
- 廿一日
 - △韓國延長軍事統治計劃，美促朴正熙再考慮。
 - △菲總統與陳副總統正式會談。
 - △延長軍事統治計劃，朴正熙誓言不變。
- 廿二日
 - △訪菲獲卓越成就，陳副總統返國。
 - △克萊援外檢討報告，讚我運用美援成功。
 - △建立多邊核子武力，初步談判結果圓滿。
- 廿四日
 - △韓兩主要政黨，拒絕參加政治會議。
 - △美準備在各基地上，部署五十四枚飛彈。
 - △國共黨集會巴西，發動仇美援古宣傳。
- 廿五日
 - △發現共黨暴亂陰謀，瓜國宣佈戒嚴。
 - △我國總工業生產率近年已有穩定進展。
- 廿六日
 - △謀求解決柏林問題，美俄恢復試探談判。
 - △巴西不許共黨示威，仇美會議面臨難境。
 - △俄援全部斷絕，匪經濟極困窘。
 - △印尼峇里火山爆發，死亡一萬一千餘人。
- 廿七日
 - △美俄堅持原有立場柏林談判毫無結果。
 - △巴西瓜州州長下令，禁開仇美會議。
 - △古巴反卡突襲部隊，擊沉俄一貨輪。
- 廿八日
 - △約王改組內閣，任李費為總理。
 - △匪增加藏邊兵力。
- 廿九日
 - △古巴局勢復形緊張，白宮召開安全會議。
 - △對俄船被襲事件，美拒絕俄抗議。
- 三十日
 - △大陸游擊健兒壯舉，炸毀石岐匪軍火車。
 - △美第一艘飛彈潛艇，進駐地中海。
 - △四百俄人，乘船離古。
- 卅一日
 - △韓續舉行高層會談，具體討論政局方案。
 - △瓜地馬拉國防部長比拉塔接掌政權，聲明對抗共黨威脅。

編後記

編者

本年三月二日，匪偽政權與巴基斯坦簽訂了一項所謂「關於中國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各個地區相接壤的邊界的協定」。共匪此舉，顯為分化印巴關係并圖孤立印度的一種政治手法，實與一九五四年匪與印度簽訂的所謂通商貿易協定，係別有所圖，如出一轍。今巴基斯坦政府不顧其盟邦勸告與印度抗議而誤以為憑此一紙協定，即可與匪和平相處，必致自食禍果，追悔莫及。且匪偽政權純係叛逆組織，絕不能代表我國，其對外所發任何條約或協定，自亦不為我國所承認。歐陽無畏先生對此研究有素，過去曾連續就匪印邊界問題在本刊發表專文，極為各方所重視，本期所撰匪巴邊界之作，想亦為讀者所歡迎。

韓國政局，舉世矚目，中韓兩國係兄弟之邦，我自願見其能在安定中求進步，建立政黨政治重心，邁向民主建國之坦途，屹立於反共最前線。最近韓局動盪，其演變經過與未來可能之發展，自為讀者所關心，本期我們發表了朱少先生所寫的一篇專文，以供參考。

共匪自民國四十九年起，即不敢正式公佈其糧食產量，就此一端，即可見其糧荒之嚴重，而為世界各國研究敵情的學者專家所密切注視。本期我們特選刊了四篇專論，就共匪歷年糧產量、共匪對人民糧食供銷情形之演變、共匪度荒措施以及匪偽政權之農田水利建設等，提出了客觀的研析。執筆諸先生，均為饒有研究的專家而且掌握有充份的資料，我們相信他們的判斷，必能受到國內外讀者的重視。

張貴永教授和蔣君章教授，本期為我們分別就兩次大戰期間英美外交政策的歧異，從地略與歷史看泰國形勢，寫了兩篇很有份量的專著。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宋鳳恩先生寫艾德諾政府的困擾，石樂三教授寫中東形勢新發展，都是精心之作，值得向讀者推薦。

關於匪俄關係問題，本刊自前年創刊起即曾約請專家分門別類研究並不斷發表有關的專論。本期我們又刊載了呂律、李明、關素質與尹慶耀幾位先生所寫的四篇報告。我們希望能與各方合作，擴大此一研究的範圍，幫助讀者對敵情的了解。

問題與研究

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四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卜道

編輯者：問題與研究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所址：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

電話：二二七七 一一號

台北郵政信箱一一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三三三六號

全省總經銷：國華森記書報社

地址：永康街十六號

電話：二五四七 六號

香港經銷處：亞洲出版社

地址：香港銅鑼灣怡和街88號

九龍經銷處：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一一號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二六四三七 三九四〇

新台幣五元

零售每冊：港幣一元

美金一角五分

訂閱：全年新台幣五十四元

半年新台幣二十七元